

701

補間集 單

七

昭和八年三月五日  
檢  
齊之

古364B  
582  
67

810  
北  
1



810  
世說

補閒集序

文者蹈道之門不涉不經之語然欲鼓氣肆言竦動時聽或涉於險恠  
 况詩之作本乎比興諷諭故必寓託奇詭然後其氣壯其意深其辭顯  
 足以感悟人心發揚微旨終歸於正若剽竊刻畫誇耀青紅儒者固不  
 為也雖詩家有琢鍊四格所取者琢句鍊意而已今之後進尙聲律章  
 句琢字必欲新故其語生鍊對必以類故其意拙雄傑老成之風由是  
 喪矣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賢儁間出贊揚風化光宗顯德五年始闢春  
 闈舉賢良文學之士玄鶴來儀時則王融趙翼徐熙金策才之雄者也  
 越景顯數代間李夢游柳邦憲以文顯鄭倍傑高凝以詞賦進崔文憲  
 公冲命世興儒吾道大行至於文廟時聲明文物粲然大備當時冢宰  
 崔文和公惟善以王佐之才著述精妙平章李靖恭崔奭叅政文正李  
 靈幹鄭惟產學士金行瓊盧坦濟濟比肩文王以寧厥後朴寅亮崔思

1073 2

29726





齊思諒李頤金良鑑魏繼廷林元通黃瑩鄭文金緣金商祐金富軾權  
適高唐愈金富軾富份洪璫印份崔允儀劉義鄭知常蔡贊文朴浩朴  
椿齡林宗庇芮樂全崔誠金精文淑公父子吳先生兄弟李學士仁老  
俞文安公升旦金貞肅公仁鏡李文順公奎報李承制公老金翰林克  
己金諫議君綏李史館允甫陳補闕萍劉冲基李百順兩司成咸淳林  
椿尹于一孫得之安淳之金石間作星月交輝漢文唐詩於斯爲盛然  
而古今諸名賢編成文集者惟止數十家自餘名章秀句皆湮沒無聞  
李學士仁老略集成編命曰破閒晉陽公崔以其書未廣命余續補余  
強拾廢忘之餘得近體若干聯或至於浮屠女兒輩有一二事可以資  
於談笑者其詩雖不嘉并錄之共一部分爲三卷而未暇雕板今侍中  
上柱國崔公瑀子追述先志訪採其書謹繕寫而進時甲寅四月日守太  
尉崔滋序



補閒集卷之上

守太尉崔滋撰

孫知樞。抃以太祖聖製示予。曰宜載補閒對。曰此書欲集瑣言爲遣閒。非撰盛典也。知樞曰爲儒臣辭撰聖訓可乎。聞之蹶然。載諸編首。太祖當干戈草創之際。留意陰陽浮屠叅謀。崔凝諫云。傳曰當亂脩文以得人心。王者雖當軍旅之時。必修文德。未聞依浮屠陰陽以得天下者。太祖曰斯言。朕豈不知。然我國山水靈奇。介在荒僻。土性好佛神。欲資福利。方今兵革未息。安危未決。旦夕西惶。不知所措。惟思佛神陰助。山水靈應。倘有效於姑息耳。豈以此爲理國得民之大經也。待定亂居安。正可以移風俗。美教化也。長興五年甲午。征百濟。大克獲。河內三十餘郡。及渤海國人皆歸順。乃命有司。剏開泰寺。爲華嚴道場。親製願文手書。略曰。生遇百罹。末堪多難。兵纏兇郡。哭擾辰韓。人莫聊生。室無完堵。云云



證天有誓。剗平巨孽。拯塗炭之生民。資農桑於鄉里。上憑佛力。次仗玄威。二紀之水擊火攻。身蒙矢石。千里之南征東討。親枕干戈。丙申秋九月。於崇善城邊。與百濟兵交陣。一呼而兇狂瓦解。再鼓而逆黨冰消。凱唱浮天。歡聲動地。云云崔蒲寇竊溪峒。微凶改悔。自新尋懷歸順。某也志在於擗奸除惡。濟弱扶傾。不犯秋毫。不傷寸草。云云答佛聖之維持。酬山靈之贊助。特命司局。剏造蓮宮。乃以天護爲山號。以開泰爲寺名。云云所願佛威庇護。天力持扶。云云清泰二年。新羅敬順王來朝。上書略曰。本國福亂將搆。曆數已窮。幸觀天子之光。願作庭臣之禮。三年。百濟王入甄萱。入朝。上許住南宮。討其子神劍之罪。後奉御崔遠表賀。畧曰。神劍之自取滅亡。蓋爾罪不容天地。羅王之自來賓服。由聖德遠屆遐荒。云云智邦之文管紳也。曾輻湊於上國。逆子之兵革也。今瓦解於南方。而陛下聞鄰之急。徑往救之。仁勇也。鄰王來附。曲待悉親。智信也。忘萱小嫌。接以



恩信寬仁也。誅諸逆子，慰撫殘民，義明而仁洽矣。以此爲帝王垂統之  
五常，胡不有子孫遵先於萬世。云云太祖文章筆法，天縱多能，然此帝王  
家餘事，不足歸美觀信書訓書及崔遠表，其盛德可知。

光宗尙儒雅，舉賢良文學。時玄鶴來儀，含元殿文士皆作贊頌。學士趙  
翼頌曰：伊鶴軒仰稟精于陽，有白斯羽則維汝。常非白非黃，玄乃衣裳  
之禽，之色厥表，何祥惟我。后德過百皇，王崇文重道，急用賢良。仙翰色  
純厥祥，允當含元肅穆。望天高翔，覽文德輝。豈周鳳凰飲啄率度，羽儀  
載光。諸福畢至，四方其昌。於萬斯年，景祚無彊。學士雙冀典試春闈，亦  
以玄鶴呈祥爲詩題。

王輪寺三重子其袖，一蠹篇來示予。乃光宗代侍中文貞公崔承老禁  
中雜著詩藁也。惜其國初文字幸不湮沒，到于今取其中四韻絕句四  
首載之。長生殿後百葉杜鵑花應製云：去年曾是滿朱欄，今日芳姿又



補 閱 集  
一 般 但 願 此 花 開 萬 轉 微 臣 長 奉 聖 人 歡 東 池 新 竹 云 錦 籜 初 開 粉 節  
明 低 臨 輩 路 綠 陰 成 宸 遊 何 必 將 天 樂 自 有 金 風 撼 玉 聲 百 濟 進 白 鵲  
讚 云 皚 皚 雪 色 好 飛 鳴 來 自 江 南 僅 十 程 看 爾 羽 毛 偏 潔 郎 只 應 來 瑞  
我 時 清 謝 宣 獎 八 唐 文 字 兼 頌 內 庫 酒 果 詩 云 多 幸 千 年 遇 至 尊 不 才  
忝 職 在 西 垣 文 章 敢 望 同 諸 彥 寵 渥 須 誇 示 後 昆 銘 感 極 來 徒 有 淚 喜  
歡 深 處 却 無 言 尋 思 報 答 終 難 得 但 祝 南 山 拜 聖 恩 又 有 重 陽 讌 御 製  
走 筆 頌 美 詩 以 此 知 光 廟 弄 翰 捷 疾 煥 乎 有 文 方 其 時 金 虎 不 偃 未 暇  
嚮 學 而 宸 翰 猶 若 是 况 太 平 已 久 世 世 君 王 當 清 燕 之 際 黃 竹 白 雲 之  
作 不 爲 不 多 然 補 闕 所 載 皆 卿 大 夫 高 僧 逸 士 所 作 豈 宜 與 天 章 同 列  
而 評 當 別 部 收 錄 卓 其 雲 漢 之 瞻 望

成 宗 十 五 年 八 月 車 駕 幸 東 京 頌 赦 凡 有 奇 才 異 能 隱 滯 丘 園 者 勅 有  
司 搜 訪 無 遺 又 收 籍 內 外 義 夫 節 婦 孝 子 順 孫 旋 表 門 閭 賜 物 段 有 差



時有敬順王入朝日不來者已貽背矣猶爲白衣作詩獻內相王融云

九天光動轉星辰日旆龍旗并海巡黃葉雞林曾索漠

我太祖作興新羅崔致遠知必受命上書有雞林黃葉鶴翁青

松之語羅王聞而惡之即帶家隱居伽耶山海印寺終焉其鑑識明之見於上書中羅人深服之乃以公昔所居名爲上書莊後高十季能逢吳世才安淳之相繼而寄居

烟花今復上園春又云問

閣光彩旌忠孝丘壑喧傳訪隱淪縱昔未隨周老往幸今親覩漢儀新

上自東京還過興禮府御太和樓宴郡臣有唱和流傳于世

姜仁憲邯公邯太平七年壬午擢甲科第一人顯宗統和二十七年己

酉爲翰林學士是年十一月契丹聖宗親將兵而至上幸錦城以河拱

辰請降丹帝還師凡策皆出姜邯贊上以詩慰獎曰庚戌年中有虜塵

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君策舉國皆爲左衽人今俗傳云有一

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家遣吏往審之其家婦適生男子使

心異之因求其子而養是爲姜公及爲相宋使有鑑識者來見公曰文

曲星不現久矣不知何在今公卽是乃下階禮之

此說甚荒唐然古今縉紳相傳又任相國宅有記載之



崔文憲公冲有二子嘗戒之曰士以勢力進鮮克有終以文行達乃爾有慶吾幸以文行顯誓以清慎終于世乃作訓子孫文傳之中葉不謹失其本有二詩其一曰家世無長物惟傳至寶藏文章爲錦繡德行是珪璋今日相分付他年莫敢忘好支廊廟用世世益興昌文憲公孫思諷作訓儉文遺子平章事湊湊之孫持示予今已三十餘年但記吾祖令公常用木器八字忘其餘不知其卷于今誰傳之

文憲公於成宗在位二十五年乙巳擢第春官爲甲科第一位至內史令其子文和公惟善當顯宗二十二年庚午爲御試乙科獨元文宗七年辛丑改內史爲中書父子皆拜爲中書令次子惟吉以門蔭累遷守司空左僕射攝尙書令及二十二年丁未上賜宴國老文和公兄弟扶侍文憲公入赴當時以爲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紫綬金章子及孫共陪鳩杖醉皇恩尙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曠代惟



聞四人到一門今見兩公存家傳冢宰猶爲罕世襲魁科最可尊幾日  
縉紳相籍籍明朝街路更喧喧聯翩功業流青史雖禿千毫不足言

鄭中丞

厚名子

敍雜書載崔侍中惟善閨情詩云黃鳥曉啼愁裏雨綠楊晴

弄望中春又梳詩云八用宜加首何曾在匣中非特才華贍給足以知  
位極人臣也今觀侍中集中如加首之句頗多鄭何取此一聯知位極  
人臣也始公於顯廟二十二年太平十年赴簾前試上謂侍臣曰華國  
文章花月亦與其試朕欲並試要其捷疾先放賦題君猶舟及賦畢就  
方寫乃署詩題御苑種仙桃公即應題直書名紙曰御苑桃新種移從  
閩苑仙結根丹地上分影紫庭前細葉看如畫繁英望欲燃品高雞省  
樹香接獸爐烟天近先春茂晨清帶露鮮應是王母獻聖壽益千年詩  
與賦俱稱旨御手批爲榜元詔入翰林直除七品明年庚辰爲禮部員  
外郎兼掌誥累遷至中書令卒配饗於廟庭則其位極人臣之兆惟此



詩的矣

慶源

即仁川也

李氏自國初世爲大官至昌和公子淵有子曰顥爲慶源伯顥

顥顏三子皆爲宰相一女是仁睿太后兩女俱爲宮主弟僕射子祥有

二子曰預曰顥爲宰相其孫皆婚宗室貴戚之盛今古罕比初顥在諫

垣時陰陽者流各執圖讖互言裨補上問之對曰陰陽本乎大易易不

言地理裨補後世詭誕者曲論之以至成文字惑衆人况圖讖荒唐恠

妄一無可取上然之顥顥子孫今尤顯達昌和公以龍首入黃扉掌

試得人崔平章奭金平章良鑑叅政崔思訓朴寅亮學士崔澤魏齊萬

等皆門生有人作詩云庭下芝蘭三宰相門前桃李十公卿

崔文憲公典試所貢十四人乙科三人金無滯李從現洪德成同拜尙

書李象廷崔尙崔有孚相繼爲叅政金淑昌金正金良贄吳學麟並爲

學士世號尙書榜太康九年癸亥同榜無達官李資玄郭輿皆棄官爲



處士時號處士榜有一滑稽僧戲舉子云須占尙書榜休登處士科

任良淑公濡門下四榜文正公文安公文順公韓陳兩樞密劉司成冲

基尹亞卿于一皆同年又有金平章敞李樞密中敏崔僕射承宣王儒

金珪葛南成三卿亦多韻人今時叅知政崔璘知門下省事洪鈞守司

空左僕射孫抃樞院事趙修右僕射翰林學士李淳右承宣翰林學士

有功刑部尙書學士宋國瞻兵部尙書學士金孝印左諫大夫衛尉卿

河千旦及子皆英烈公門生時論推盛

門生之於宗伯執父子禮唐裴皞三知貢舉門生馬胤孫掌試後引新

榜門生往謁裴作一絕云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本朝學

士韓彥國率門生謁崔文淑公惟清公作詩云綴行來訪我何榮喜見

門生門下生良淑公爲三代帝師毅明神宗三代位冢宰門下趙文正公以司成

典試領門生往謁誥院李仁老作詩賀云十年黃閣佐升平四闈春闈



獨擅盟國士從來酬國士門生今復得門生良淑公之家嗣平章事景  
淑四提文柄不數年門下腰犀者十餘人中有三將軍一郎將前古未  
聞芸閣學士柳璈自登第十六年典司馬試署榜明日往謁時平章以  
太師懸車有侄兩宰兩樞諸從侄甥亦皆卿大夫與四榜門生分列階  
前柳率門生入拜庭下平章坐堂上伶官奏樂觀者莫不敬歎以至泣  
下翰林林桂一以詩賀云兩府鈞台拜庭下一時英俊集門前坐看桃  
李孫枝秀盛事希聞繼世傳

崔譽肅公爽其先佐太祖有功公擢第壯元爲平章事其子文淑公惟  
清留守南郡日有二子在<sub>夫</sub>輩下公以詩訓之曰家傳清白無餘物只有  
經書萬卷存咨汝分將勤讀閱立身行道事君尊因自註曰君尊則國  
理國理則家安家安則身安身安則餘無所求二嗣果以儒雅位冢宰  
長曰靖安公謙今判樞麟即其孫弟曰文懿公詵今侍中宗峻僕射宗



梓承宣宗蕃皆其子僕射和侍中詩曰三代平章後惟兄拜侍中又有  
三婿皆爲相一是龍頭二同受鉞爲上副元師世世積善慶流子孫青  
紫滿朝盛矣哉文淑公家集行於世故惟載訓子一篇

文宗在宥十一年清寧二年丙申始創興王寺欲甚宏壯時文和公爲  
知奏事諫曰昔唐太宗神聖英武數千年已來罕有倫比不許度人爲  
僧不許創立寺觀遵述高祖之志益固王業史傳美之今陛下承祖宗  
積累之功天下向成固宜節用愛人能持盈守成以傳於聖嗣可也奈  
何罄民財竭民力以供不急之費欲危邦本耶臣竊惑焉上優詔答曰  
卿言誠忠朕夙願已成不可回革異日侍御清閒論時政上從容慰獎  
曰諫諍是忠從好佞公即對曰創垂雖易守成難雖虞夏之廣歌何以  
加此

李叅政靈幹題羅州法輪寺云秋涼晚景最相宜一宿蓮旁一展眉星



斗夜深光燦爛樓臺月轉影參差六時永耀慈燈朗萬古長存聖迹奇  
結得良緣何幸也燕心香供佛爲師或以此詩落句語未工使也字尤  
踈野非也公從上遊朴淵風雨暴作振座石上心動公乃作勅書投淵  
數龍之罪欲罰之龍即感悟出其脊受杖則公之爲文其神乎不可測  
也豈以此么麼詩中一字之工拙度於公也

文宗太康七年辛酉崔良平公思齊使入宋船上云天地何疆界山河  
自異同君母謂宋遠回首一帆風陳補闕華以書狀官八大金云西華  
已蕭索北塞尙昏蒙坐待文明旦天東日欲紅癸巳春聞大金皇帝播  
遷河南遣起居注崔璘內待權述及予詣行在問安時因韃韞路梗以  
木道向鐵山浦至遼地海州津權有詩云九天移四海悲乘槎去路憑  
誰問萬里煙波迷所之予於前歲以副樞使蒙古低宿興中府見一寺  
壁上書一絕云四野盡爲狐兔窟萬邦猶仰犬羊天人間樂國是何處



深歎吾生不後先崔有朝覲不遠千里之意陳以幕佐入朝猶稱北塞  
昏蒙非禮權詩意迷悶義存奔問興中一絕是客子所題言高何罪  
睿宗御宇尙章句好遊宴時曾王父尙書崔淪在綸閣乃上書略曰昔  
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相奏曰詩人多輕薄昧於識理若承顧問恐撓  
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諮諏政理化民成  
俗之無暇安有事童子之雕虫數與輕薄詞臣吟風嘯月以喪天衷之  
淳正耶上優納有一詞臣乘隙曰所言儒雅別是何人淪短於風月不  
樂與人唱和故有此言上怒左遷爲春州副使方上道和人贈別云吾  
家世受聖朝恩欲繼忠清不墮門但把螢輝增聖日敢將蠹測議詞源  
自慚風月無功業回望雲霄已夢魂駭汗未收還感淚謫來猶得駕朱  
幡

凡出大軍命元帥必以儒將西都反文烈公爲元帥時太平已久諸武



人未曉行營故事公於帳中微吟古人詩曰白鹿坡頭百萬兵碧油幢  
下一書生如今始信爲儒貴臥聽將軍報五更軍中傳誦自是內廂將

軍報更籌

文烈公  
金富軾

朴叅政寅亮奉使入中朝所至皆留詩金山寺云巉岩恠石疊成山上  
有蓮旁水四環塔影到江蟠浪底磬聲搖月落雲間門前客棹洪濤急  
竹下僧棋白日閒一奉皇華堪惜別更留詩句約重還行次越州聞樂  
調中新聲傍人曰此公詩也至浙江風濤大起見子胥廟在江邊作詩  
吊之曰掛眼東門憤未消碧江千古起波濤今人不識前賢志但問潮  
頭幾尺高須曳風霽船利涉其感動幽顯如此宋人集其詩成編今傳  
于世

權學士適奉國表遊學於宋路上寄文烈公及諸友曰別離真細事此  
別意難窮客路波濤外家鄉夢寐中出門纔暑雨倚棹已秋風他日江



湖興扁舟復欲東及泊明州定海縣皇帝遣使勞問於道路擇州府秀才令伴行入叅闕下寵賚異常詔入辟靡承學凡在學七年累居考藝科魁皇帝臨御軒策試擢甲科第一人及還本朝睿廟聞而嘉之命有司備樂部綵山迎于禮成江御大觀殿迎見仍讌群臣三日以慶之直除爲國子博士命撰定國學禮儀規式書簿不數年間備歷清要使於四方題詠頗多嘗於樂安北寺詠竹云大雪漫天萬木摧琅玕相映一枝梅不如六月炎蒸酷呼召清風分外來送安禪老之楓岳云江陵日暖花初發楓岳天寒雪未消翻笑上人山水癖未能隨處作逍遙亭上房云半年塵土負青山蕭寺偷乘一日閒始見黃花知令節更驚紅葉炤衰顏天圍大野蒼茫外舟在清江寂寞間賴有上房沽酒引淡烟斜日未能還凡題詠和贈至數十卷皆散亡今纔得二十餘首皆長篇但取其絕句四韻各二首錄之公率不事章句如有和答之作率爾出語



不欲驚人尤長於文辭富豔體中有清駛之骨累遷國子祭酒翰林學士兼寶文閣學士知制誥典試南省甚得其人門下秀士林宗庇獻詩引略云乘航歸上國北方學者莫之先衣錦還故鄉東都主人喟然歎詩曰東國罕聞雙學士西朝獨步甲科名公覽之美其引曰舉前言叙今事甚的又對屬甚善但宋西也而言北方是謂拘文失實白圭一玷耳

鄭舍人知常以詩鳴於仁廟時嘗與郭先生扈從宿長源亭有作云玉漏丁東月掛空一春天與牧丹風小堂卷箔烟波綠人在蓬萊縹緲中詠竹云脩竹小軒東蕭然數十叢碧根龍走地寒葉玉鳴風秀色高群卉清標拂半空幽奇不可狀霜夜月明中留題團月驛云飲闌欵枕畫屏低夢覺前村第一雞却憶夜深雲雨散碧空孤月小樓西長源亭有作云岵嶢雙闕枕江濱清夜都無一點塵風送客帆雲片片露凝宮瓦



玉鱗鱗綠楊閉戶八九屋明月卷簾三四人縹緲蓬萊在何許夢團黃  
鳥報青春月詠臺云碧波浩縹石崔嵬中有蓬萊學士臺松老墟邊蒼  
蘇合雲低天末片帆來百年風雅新詩句萬里江山一酒盃回首雞林  
人不見月華空炤海門迴題邊山來蘇寺云古徑寂寞縈松欠近天斗  
牛聊可捫浮雲流水客到寺紅葉蒼苔僧閉門秋風微涼吹落日山月  
漸白啼清猿奇哉龙眉一衲老長年不夢人間誼西都云南陌風微細  
雨過輕塵不動柳陰斜綠窻朱戶笙歌咽摠是梨園弟子家語韻清華  
句格豪逸讀之使煩襟昏眼灑然醒悟但雄渾巨作乏耳

高學士唐愈微時云安得凌河漢高遊上界仙直將千斛水舉手洗雲  
天書雲巖云風入湖山萬竅呼宿雲歸盡塞天高蒼鷹直上千百尺那  
箇纖塵點羽毛觀其詩辭意豪壯累以志節爲名臣宰相歷仕三朝  
睿王乾統七年丁亥欲伐東藩制尹瓘爲上元帥吳延寵爲副車駕幸



西都御龍堰闕授鉞遣之師行入大戍闕屠部落八十餘築英吉等四城詔拜尹侍中吳叅政皆爲功臣又築咸州崇寧鎮等城明年虜圍新城吳率衆往救會長實現等獻黃金良馬詣闕陳欸於是會群臣廷議諫議大夫金緣奏曰人主之愛土地將以養民豈意爭地使赤子肝腦塗地願陛下許其地以禽獸畜之服則撫否則捨吾民可得休息矣上心然之六月實現等伏宣政門外叩頭曰夷狄亦人耳今蕩覆我巢穴我安所依願還我疆土令復地着則誓不撓邊上笑許之七月罷吉英州戍兵有司劾元帥罷封傅私騎還諫官又奏尹吳及林彥等誘古羅等殲之失義於夷狄師多喪亡竭民耗國用築九城勢殆而卒乘之罪無赦上不得已許皆罷職踰年臺省上書極論尹吳林等罪竟不納臺閣諸郎皆去職不視事時因接宋朝使詔令就職獨金諫議緣便不出特制爲借樞密院副使趣就叅議後除禮賓卿詔復兩元帥及林彥等



官時學士李顥和金富佾詩曰臨軒授鉞命東征一舉腥羶盡掃清漢塞已空無古月秦人何苦築新城滿庭諫切眞長策拓地功高是大名從諫舉功誰最急吾皇聖制兩平明

天慶元年謝恩使金緣林有文等入宋皇帝接遇加等金林等還上問皇帝起居金曰帝厚我國享禮異常然凡事皆極侈異可爲寒心後三年癸巳使李資諒李永等往朝帝御睿謀殿賜宴製詩示之仍命和進資諒賡韻曰鹿鳴嘉宴會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天上賜花頭上豔盤中宣橘袖中香黃河再報千年瑞綠醕輕浮萬壽觴今日陪臣叅盛際願歌天保永無忘詩語涉淺易而帝大加稱賞以其即事詳當也明日流傳諸鋪店書之爲簇掛諸壁及資諒等辭還帝密諭曰似聞女眞比壤後日來朝宜招引數人與偕資諒曰夷狄貪婪不可通上國宋之廷臣曰女眞珍奇雜出高麗常貿易資諒恐分利他國故沮之陛下於高



麗愛如赤子今資諒負德陽好言而實沮之女真不必藉高麗可遣一  
价招致後果與交通卒爲女真移神器宋朝群臣不及一資諒之智反  
以忠言爲詐惜也

每歲二月望燈夕前一日駕幸奉恩寺禮祖聖眞號爲奉恩行香在舊  
都九街廣垣白沙平鋪大川溶溶流出兩廊間至此夕百僚隨大小各  
結繪山諸軍府亦以繪綵結絡聯亘街陌以畫障書屏張左右競作妓  
樂萬枝燈火連天如白晝上行幸還兩府妓女着霓裳戴花冠執樂迎  
蹕于昇平門外奏還宮樂入興禮利賓宮殿沈沈高撤星斗樂聲轟轟  
如在半天仁廟時魏闕火興禮利賓門還宮樂廢久矣重營至十八年  
畢就是年燈夕復舊樂入此門上吟一絕云此地君臣樂虛經十八年  
幸因匡弼力旣醉復如前載此御製者因記事他皆類此  
尹文康公彥頤晚尤嗜禪味退居鈴平郡金剛齋自號金剛居士每入



郭騎黃牛人皆識之與慧炤門人貫乘禪師爲友相得甚懽時貫乘住廣時寺置一蒲菴止客一座約曰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跨牛詣貫乘同飯已而曰吾歸期不遠告別來耳言訖徑去貫乘遣人隨其後送蒲菴公見之笑曰師不負約吾行決矣遞取筆書偈云春復秋兮花開葉落東復西兮善養眞君今日道中反觀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閒雲書畢坐菴而逝當時高人勝士莫不咨嗟慕望李中丞者號爲忠謇獨排之曰尹公身爲宰輔望重具瞻雖退老猶念國家風俗益勵操持以示後人乃反作浮屠行反道敗常以傷聖化恐詭異之風自此始焉

予嘗見風騷格論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之病是好事者閒談昨日聞人言昔有金國使來寓客館館後瓜花盛開使云瓜花千萬發促接伴即對伴曰莫葉兩三開使笑而不肯又對亦不諾有一胥吏進曰柳樹一雙垂使喜曰柳樹二字雖非同韻聲相近可對伴



遠曰是不難宜改寔爲莢使大悅此風騷小韻病也金使犯之接伴雖不能對不爲不才而卒能善對

東都本新羅故都有四仙各領徒千餘人歌法盛行又有玉府仙人始制曲調數百本朝閔僕射可舉傳其妙嘗一日獨坐彈琴有雙鶴來翔因作別調云月城仙跡遠玉府樂聲微雙鶴來何晚吾將伴汝歸皇龍寺雨花門是古仙徒所創風物荒涼過者無不感傷學士胡宗旦乘使輶過是門見進士崔鴻賓留題古樹鳴朔吹微波漾殘暉徘徊想前事不覺淚沾衣胡曰崔然驚曰眞不世才也及復命上問東都遺事遂奏此詩以爲警皇祖以繡衣巡北塞曰龍城秋日淡古戍白烟橫萬里無金革胡兒賀太平其淡古無痕迹與崔詩同彼崔詩感歎今昔故情思多此詩閒吟邊塞故風力壯

任文肅公克忠過延福亭云煬帝汴河秋冷落明皇蜀道雨淒涼當時



此恨無人信滿目溪山淚數行文順公題云複道渾成碧草蕪笙歌寂寞鳥相呼箇中殷鑑分明在莫遣遺基掃地無感古情深讀之淒然殷鑑一聯含蓄深切

大同江是西都人送別之渡江山形勝天下絕景鄭舍人知常送人云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作波當時以爲警策然杜少陵云別淚遙添錦江水李太白云願結九江波添成萬行淚皆出一模也文順公於祖江送別云舟將人遠心隨去海送潮來淚共流言淚雖同意或小異

凡留題以辭簡義盡爲佳不必誇多耀富朴叅政寅亮題僧伽窟二十韻咸郎中子真題洛山寺四十四韻李史館允甫題佛影一百韻皆紀事實辭不得不繁若亭臺樓觀所過題詠只在一兩聯寫景如畫森然眼界使句句過客讀之口不倦心不厭吟玩遣興耳予平生飽聞任相



國克忠題黃驪縣客樓云月黑鳥飛渚烟沈江自波漁舟何處泊漠漠  
一聲歌但奇其韻語未得其味及按廉中道抵宿此樓是時江烟冥漠  
淡月朦朧水鳥飛鳴漁人相歌腦眼感耳摠是任公之詠其詩價對景  
益高

金海府黃山江船流而下六七里蒼崖斗起面峯挾江有烟村十餘戶  
皆竹籬茅舍如在畫圖中唐侍御史崔致遠嘗累石爲臺名曰臨鏡題  
詩石壁曰烟巒簇簇水溶溶鏡裏人家對碧峯何處孤帆飽風去瞥然  
飛鳥杳無蹤歲久臺壞壁書漫滅後人移書於黃山樓所矚物象詩反  
如縣額州榜何其背矣公凡所留詠率不過絕句一首就中嘉景無不  
破的故過客見之吟翫不足寄贈亦多絕句清婉可愛如贈檜谷獨居  
僧云除却松風耳不喧結茅深倚白雲根世人知路應翻恨石上蒼苔  
汚履痕



李學士知深題豐州城頭樓云天與海無際茫茫望不窮四方千里目  
六月九秋風畫圖應難妙篇章豈得工只疑生羽翼身在太虛中時人  
以此聯言不彫鑿而氣豪意豁雖然十字中言無際又言不窮或上言  
望不窮下言千里目似乎意疊而讀之不知有相疊之意者蓋無聲病  
也古人以回忌聲病爲金針格信哉

鄭舍人知常題八尺房云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点山予嘗愛  
其辭意清絕時時吟翫及爲全羅道按廉二月生明登邊山不思議房  
後峯傍有老松攙天新月隱映下望平原際天衆山如炙注尖抹雲烟  
忽憶鄭公詩沈吟咀嚼以爲不到此境安知鄭公得意處也

楓岳皆骨立無土故因名爲皆骨曇無竭菩薩眞身所住居僧雖無行  
亦成道李祭酒純祐爲東北面兵馬使過此山題一絕外王父金禮卿  
次其韻曰韋偃當年葬號山變爲皆骨倚天寒高撐巉絕看如畫應是



當年舊筆端祭酒稱賞不已外王父曰此猶未盡尚有餘懷更作一絕云無竭真身住此山幻將枯骨掛雲端欲令無行居僧眼朝暮相看入

妙觀淨屠有白骨觀乃曰從前癢處已爬了也金禮鄉即禮賓少卿行侍御史瑞廷

東萊客館後有積翠亭按廉使郭東珣留詩一首文相國公裕為大理時手寫上板是後無一詩繼上者學士金精作記崔相國惟清作後記自書世稱積翠亭三絕謂詩絕記絕書絕予丁未春乘傳過茲亭一見歎賞不能緘默和成一首縣令池壯元欲勒板固止之恐累三絕且負斯亭金官樓上宋學士首題七言六韻詩三首有次韻者亦留三首後繼和無慮十餘輩詩板滿樓讀者皆疲有一客書板尾云一聯已盡西峯意四句何須北岳書堪笑宋公真好事一樓題詠百言餘

金蘭叢石亭山人慧素作記文烈公戲之曰此師欲作律詩耶星山公館有一使客留題十韻辭繁意曲郭東珣見之曰此記也非詩也非特



詩與文各異於一詩文中亦各有體古人云學詩者律句體子美樂章體太白古詩體韓蘇若文辭則各體皆備於韓文熟讀深思可得其體雖然李杜古詩不下韓蘇而所云如此者欲使後進汎學諸家體耳劉學士義毅廟時應製試中壯元嘗投人詩略云壯元及第尋常有夫子門生有幾人及爲密城守道過華封院晝憇書壁云謫宦南行十六驛今朝始踐南原境聊城側畔數里餘有一辟郡號聞慶郡邊新院勢甚嚴爛然金碧交相映東偏小樓尤絕奇壓倒休文舊八詠美哉此屋是誰營光文其名閔其姓我是閔公門下人今見創構益自敬嗟呼此人留在世經營天下不爲病奈何天上玉樓成鴈過長空不留影塵凡已隔杳難尋只自興歎茲之永如使東珣之殆謂記也又有人題此院云萬緣灰冷老居士尙有丹心奉聖明天下蒼生皆請祝如何獨占華封名劉詩過境戀古故辭繁意曲此詩但屬題此院故語略而警劉公



嗣子大司成冲基操行孤潔文章洪贍有父之風其所著述皆散亡不得錄

河直講千旦誦白雲子吳碩廷遊八巔山詩水長影遠林茂鳥啼深倦僕莫鞭馬徐我得久吟因曰林茂鳥啼深之句最為絕唱予曰此詩遣意閒遠連吟四句而後得佳味何獨一句為絕如林茂鳥啼深之句是刪杜子美隔竹鳥聲深也以林茂之言比隔竹之語若涇渭然清濁自分

崔文淑公典試金承宣立之擢第龍頭文淑公之嗣文懿公典試金承宣之諫議君綏又中壯云諫議才識富贍墨竹傳家筆法不凡有一僧將歸江南以一張紙求畫畫畢題詩云南行數十里厭見林林竹如簣嫌君煩鈍手慵畫繪胸中千畝鬱鬱萬餘丈一幡香賤何窄窄君不見長沙地自褊大王舞袖非不翩翩寬大此互用韻格及為東南路按廉過聊城



驛留詩云去歲楓欲丹乘輶赴南國今年柳初黃返旆朝北極萬物化  
無常四時行不息溪流似我心澄淨惟一色人以此詩和裕有味誠大  
夫行役之作

蔡拾遺寶文名重一時觀其詩迥剽無雕琢之痕嘗遊學錦城後爲按  
廉而至題公寺壁云此地來遊十餘載今秋又作鴈南飛簾旌暮卷江  
山是鏡匣朝開齒髮非半夜白沙留月色長年綠竹媚春暉腰黃眼赤  
新榮重來去誰云一布衣又和珍島碧波亭詩云此亭誰創碧江濱無  
限黃蘆與綠筠柳岸喜逢彭澤令桃源行訪武陵人稀微海上蓬萊島  
出沒波間日月輪金橘數枝低馬首行人誰道使君貧次韻道康會仙  
亭詩云驅馳客路古今同攻破愁城酒有功風引水聲來玉枕月移花  
影上珠櫳階邊百草爭春色檻外雙松盡日風座上群仙皆令德可歌

詩雅賦椅桐



金左丞敦時少年時隨一僧遊唐商館有一商與妻有釁欲棄去適誰  
家時方冬忽雨金遽索紙書一絕云東韓地勝歛寒威瑞雪翻爲瑞雨  
飛應是巫山仙女術故教開館不教歸商見之感歎垂淚不去妻彼中  
朝人雖庸賈見好詩感動如此況士大夫乎

翰林學士吳學麟重遊興福寺云日改物自改事移人又移鶴添新歲  
子松老去年枝院院古非古僧僧知不知悠然登水閣重驗早題詩出  
語圓滑曲盡重遊之意學士家世業儒其孫世文世功世才三昆季皆  
文章大手季弟世才最優世文次之平生詩藁山積皆散逸不傳于世  
悲夫二兄皆達世才老不得志客遊東都棄菴居士安淳之贈詩曰我  
本東南一民耳老慵未可躬耒耜來依古寺寓間房每被人呼作居士  
恰似伯通屋廡下梁鴻德耀暫同止時從蕊菑問經綸敢逐縉紳攻文  
字茲邦如魯古多儒縱或相逢如有忌乃知所趨苟不同雖在比隣逸



千里況於京國文翰苑絕聽猶如天上事然曾慣聞灤陽公學海渾渾

無涯淡文如典誥少委蛇詩似雅頌肯華靡相如大人尙誕誇屈平離

騷却翫鼓淵深沕穆喜自珍不露虹蜺千丈氣金無跡骨爲余言世之譏評吳公以爲使酒豪橫者皆非也乃沈深閒雅挫銳豁光欲露一毫

耳芒心祈一見每叩天未覺己身賤且鄙至誠感神固非虛忽此相逢非

夢裏我嘗夢裏見天人尙記容顏公即是敢將拙詩對欠句但恨其詩

未呈似嘗夢見神人下降士女觀之者甚衆予從駢闌中望之所謂神人者容貌不甚肥白乃似世間書生相傳云神人作詩有一句云萬姓欣欣樂泰階予謂神人若見我令對此句則不可以應卒乃預構之云三光爛爛開天似若自進之其前未果遂覺今

觀公之貌與夢所見無異如今屢陪樽俎筵又得新篇加溢美喜將黃色發眉間即今雖

死無所耻陳篇尙慕古聖賢何況生並大君子嗚呼愛之復畏之佩服

德音曷日己文順公少於吳三十餘年結爲忘年交亦以詩寄之云海

山東去路悠悠一落天涯久倦遊黃稻日肥雞鷺喜碧梧秋老鳳凰愁

烟波不返遊吳棹雪月期浮訪剡舟聖代未應終見棄莫思垂白釣清

流其爲一代英雄所稱慕如此按吳氏世譜明世世功世才三兄弟故更正焉



外王父題高城客樓云閉牕猶海氣欹枕亦濤聲冠蓋四仙跡江湖三日名此聯格高意盡吳秘丞世文題綠楊驛云有花村價重無柳驛名孤喬木日先照枯桑風自呼此聯高淡有味不如意盡

吳世才賦北岳戟巖云北嶺巉巉石傍人號戟巖迥捲乘鶴晉高刺上天咸揉柄電爲火洗鋒霜是鹽何當作兵器敗楚亦亡凡有宋人見此詩歎服問曰此人在乎今至何官我宋有如此作詩者則必爵之此詩非閒中題詠殆被人占強韻令賦耳哉字助也亦難爲韻昔有一長官命權敦禮賦竹陣占哉字權曰及交風拂是弓掛月生哉可同日而語許壯元洪材完山道中云重尋舊遊處風月似前春只歎完山下時無鼓腹人聞者皆云淺易然有恤民經濟之意後果爲冢宰齊安進士崔裕題桃源驛云避秦三四家仍作桃源驛自言迎送勞却勝長城役有風騷諷諭之意當時以爲警策裕十上不第以布衣終則古人觀文章



知人之行止似未必信雖然觀崔詩語意自若無和裕將大之氣

崔景文公洪胤以金榜元拜政堂入中書寓直房在第四琴英烈公儀亦以壯元拜政堂踵入此房夜直作詩云中書第四宰臣房幾閱平章與政堂此日榮華誰得似壯元郎代壯元郎英烈公掌喉舌兼三大夫學士及爲相久秉鈞衡乃作詩云出入黃扉青瑣闥于今二十四年臨雞鳴漏盡猶行路恐向沙堤犯夜禁於是稱病歸老二公皆文忠肅公克謙之門下壯元也越壬申春同掌試春官予出其門下兩公並時爲相而忠肅公之嗣惟弼時亦爲相及英烈公懸車歸老門生欲獻壽大敞華筵仍邀崔文兩相同燕英烈公倚酣唱曰一門下兩龍頭與宗伯同時爲平章以至退老赴此門生之賀宴實千古未聞也胡不爛醉以答盛事門生俯伏階下不勝慶歎至或有拭淚嗚咽者趙同年黃作詩私與同年微聲曰共登金榜一門下聯八黃扉數載中宗伯

方音座  
主之稱

亦爲



補 閱 集 一 十 七  
一時相柱堂春宴賀三公同年以此詩雖淺俗言今日事的然

景文公英烈公俱解相印歸老于第上因册東朝臨軒敬老勅賜大醕  
兩公皆入赴宴諸門生扶持上闕填街溢巷觀者莫不嗟歎及罷宴歸  
第英烈公謂諸子曰吾以龍頭爲相以至退老叅賜設而門生扶持甚  
盛皆當代英材曷勝慶快宜效文和公宴諸門生故事於是召集四年  
榜大開宴飲呼出諸子孫欲命坐公曰一門子弟情同骨肉吾諸子孫  
亦爾等兄弟也乃以齒坐之及酒酣懽甚命門生相唱和辰年狀頭皇  
甫瓘唱云同年先後爲兄弟公即應聲對曰滿座英雄問子孫明日諸  
同年各作詩謝之僕以公之一聯七字分爲韻作詩并引而謝公覽而  
肯之

趙文正公器識德行文武兼備望傾朝野丙子年討丹寇命元師公爲  
副不自顯制戰不利作詩曰千里霜蹄容一蹶悲鳴壯氣何逸越若教



造父更加鞭踢躡沙場摧古月及己卯年朝議推公爲獨元帥專將兵  
權會蒙古兵進丹寇至其渠率見公拜而兄之并力掃丹寇乃還薦門  
下平章事判兵部時文安公文順公韓陳兩副樞劉司成冲基尹直講  
于一皆其同榜醪宴以賀公作詩最爲警策今失之惟記一句云綠袖  
昔年爲末座黃扉今日先諸公復次韻答劉侍制陳臺長云文陣當年  
鼓角雄銀袍藍袖棘園中青雲穩步無多子白髮相看不負公烏府懣  
威搖岳鎮鴻樞慶頌及兒童天章侍制又如許同榜飛昇甚日窮功名  
方極還有烟霞逸想開獨樂園於東臯傍竹臨泉日與門弟賢士大夫  
詩酒日娛甚酬唱至成數卷惜哉無人收錄不傳于今年五十卒三韓  
莫不搥胸慟慕尹直講于一作墓銘略曰公德行耶文學耶政事耶可  
無愧顏閔季路之徒歟入而相出而將半百年前功名富貴何云云時

謂實錄



英烈公與任學士永齡司師受業及應舉任先擢乙第公作詩曰進士  
出身非所望壯元及第不才何羨他吾友任公子紫陌春風作探花明  
年果中壯元

趙文正公與劉侍制冲基李司諫百順及諸門弟遊獨樂園開飲唱和  
得欺字李曰谷靜聲猶答池清影不欺時臨劉曰夏日真堪畏秋雲不敢

欺趙指公曰瞻躡凌酒惡道直沒人欺一座動驚無復繼和公嘗和英烈

公得孫男詩云排陰命代我先知行止休憑六眼龜英物一朝呱繡帳

微陽午夜動葭帷冬至日生何煩弓鞬勤求子已呪桃花屢醜兒兒生用桃花洗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

澤光叶得半千為世瑞看將十五作人師文高華國青錢驚威敵扶王白

捧罷北史三罷自昔通家恩岳在賀懷聊展一篇詩初文士爭次韻難其罷字

公最後押尤異

補閒集卷之上終



補閒集卷之中

守太尉崔 滋撰

元至正冬至諸牧都護府例脩狀賀相府尚州牧上晉陽府狀云書妙

銀鈎鑑明璣鏡當北水之至鎮安鯨海之風濤率西濟而來開出鰲宮

之日月術家謂胡為北水初公以奇謀退兵乘輿西都平海上花山又佐卯金之中興攘古月之外侮乾坤卷八於

門下百千萬乘家不多城闕奉安於海中三十六洞天別一公於新都沿江環堞又營宮闕其御寢及

王殿皆公之傾私賄遺門客所創也又掃雲於北山洗日於東海天將供樂降生歌舞之小娥小娥十餘

輩年纔六七皆善歌舞似非烟火食者也地亦薦祥湧出銀丹之大寶公開義安山產寶命工鑿之得白銀黃丹又傳家畫戟之門舉

世玉簪之客遷都負險別開無事之乾坤創學育才付與太平之日月

遷都創學皆出公謀遣門客營舍仍納學科公摠諸州牧府賀狀使門下文人科第之尚牧皆為第一

以其實錄晉陽公 崔瑀

侍中上柱國崔公功名富貴之極雅尚出塵詩語清婉忽一夕風清月



朗松篁自籟不覺吟一絕云滿庭月色無烟燭入座山光不速賓更有  
松弦彈譜外只堪珍重未傳人公未當國時丁未冬月寓居加祚里別  
第夜坐見林曹李諸子圍棋打話書以示之云龍騰虎踞列穹豐壯氣  
能銷鳳炭紅莫向晨昏爭燕蝠好將行止付天公立語神奇措意清壯  
有雄偉不常之韻公之不與庸瑣爭而順受天命承襲大業於此一聯  
可見矣此皇天眷佑於未形使公不自知而發此言耳其金幢之夢亦  
何異也公之第十二樓臺珠翠森列奇花異卉蒸紅曬綠廳々若登瑤  
臺望玉清不可以耳目狀容也然此特侯邸尋常不足爲異若靈泉流  
入於前池恠鳥飛鳴於後峰此必天公地媪別作溪山逸賞以供方外  
之樂也越甲寅春夏之交百花方盛開瓊筵宴兩府當時韻儒四十許  
人刻燭賦花月及懽酣乃作詩示諸座客曰水閣風靈苦見招簿書叢  
裏度流年朱櫻紫笋時將過紅槿丹榴態亦妍病久却嫌邀客飲性慵



偏喜聽鶯眠良辰健日終難再急趁花開作醉仙甲寅季夏久雨不止  
公乃作詩曰溽暑久敲蒸陰雲雨不收市窮喧野叟江漲開漁舟蚊蚋  
棲牕机蝦蟆入竈厨何時卷炎熱斫額上層樓公之寒亭宜暑高閣宜  
雨似不識民間窮苦今言暑雨甚悉以至斫額上樓其變理經濟之心  
可見於此

侍中  
崔沅

今之詩人評曰俞文安公升且語勁意淳用事精簡金貞肅公仁鏡凡  
使字必欲清新故每出一篇動驚時俗李文順公奎報氣壯辭雄創意  
新奇李學士仁老言皆格勝使事如神雖有漏古人畦畛處琢鍊之功  
青於藍也李承制公老辭語迥麗尤長於演誥對偶之文金翰林克己  
屬欠清曠言多益富金諫議君綏辭旨和裕吳先生世才安處士淳之  
富瞻渾厚李史館允甫林先生椿欠古精雋陳補闕華清雄華靡變態  
百出此皆一時宗匠也欲觀其下手之妙必於巨構其短章絕句不足



爲大手之工拙也然此書止數卷所載惟要略故惟載其絕句詩不多  
首標諸家各體而已况其長篇巨韻各載於本集此不收錄

文安公以文行爲人倫龜鑑嘗謂所親曰吾欲終身行之惟不欺二字  
公微時過朴尙書仁碩宅朴君有鑑裁待之盡禮人問其故曰此人如  
照夜神珠求不可得况敢自致乎公嘗遊穴口寺和板上韻云地縮兼  
旬路天低去尺隣雨宵猶見月風晝不躋塵晦朔潮爲曆寒暄草記辰  
胡羌看世事堪羨臥雲人爲中道按廉巡歷杜城和壁題云再過煩霄  
候松明度兩傍陞槍新翼衛腰鈿舊顏行共待寒年續誰分儉歲梁酌  
民小澤欠每愧勸鵝黃低宿保寧云晝發海豐縣侵宵到保寧竹鳴風  
警寢雲泣雨留行暮靄頭仍重朝暎骨乍輕始知身老病惟解卜陰晴  
仰賡睿廟題僧伽窟聖製云崎嶇石棧躡雲行華構隣天若化城秋露  
輕霏千里爽夕陽遙浸一江明漾空嵐細連香穗啼谷禽閒遞磬聲可



羨高僧心上事也逢名利摠忘情和文正公獨樂園唱和詩曰蘇刻丹  
書額壺藏白日仙清歡雖共客眞樂得全天庭雨蕉先響園晴草白烟  
桃花流水遠回却武陵船和文正公同年席上詩云般斧誰掄一代雄  
靈椿獨秀衆材中安危經濟當今日將相功名屬我公幾轉玉弢馴犬  
豕時留珠唾警兒童等來萬事皆無歉揚觶惟祈壽不窮和移竹詩云  
瞻公有韻畫訝竹不根生愛爾情非俗呼君贊不名嫩涼迴枕簟濃暑  
却簷檻體道虛心久著靈漫四營

貞肅公以左承宣出爲東北面兵馬使聞李祭酒公老代爲喉舌任以  
詩寄之曰千里書回一鴈天新承宣代舊承宣不才見擯雖堪愧猶向  
皇朝賀得賢曉起云玉帳燈殘八睡鄉康安親奉緒袍光門前曉角渾  
無賴咽罷雲霄夢一場大觀殿黼座後障無逸圖壞上欲命公書之試  
其筆蹟公詩書二簇以進曰輅重駕弛短天高鶴戀長舊衣幾經濯猶



帶御爐香又園花紅錦綉宮柳碧絲綸喉舌千般巧春鶯却勝人或謂  
公有未忘權要之意非也公天姿清婉詩語似之可謂表裡冰燈不能  
點者豈爲權要所累耶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杜子美在寒窘中  
句句不忘君臣之大節況名爵如公者雖在閭外戀戀有愛君之心固  
其宜也嘗於洛山祝聖齋罷有作云華祝精誠動覺天奉爐雙淚濕香  
烟直將龜鶴三千歲算作吾皇第一年愛君之意略見於此又左遷爲  
尙州牧路過德通驛書一絕於壁上云豈向蒼蒼有怨情謫來猶得任  
專城何時鈴閣即黃閣太守行爲宰相行有二進士過德通驛見此詩  
吟翫良久曰何時鈴閣即黃閣此一句造語似未工且自鈴閣登黃閣  
其間何濶其友生曰此公之詩識也非爾曹所識未幾果大拜予於甲  
辰春自尙州罷郵亭見公手蹟惻然有感籠以碧紗因題一絕後三年  
丁未夏除國子祭酒芸閣學士仍受節鉞出鎮東南路復和二絕及戊



申春拜文昌右相承詔赴闕又留一絕今皆在壁間龍頭會他客不得  
叅公之猶子於皇甫壯元權家設此會公以第二人及第未得往乃著  
一絕寄之云聞道君家有貴賓桂林渾是一枝春如今未得叅高會却  
恨當年第二人

文順公家集已行於世觀其詩文如日月不足譽近代律詩於五七字  
中有聲韻對偶故必須俯仰穿琢以應其律雖宏材偉器不得肆意放  
言披露妙蘊故例無氣骨公自妙齡走筆皆創出新意吐辭漸多騁氣  
益壯雖入聲律繩墨中細琢巧構猶豪肆奇峭然以公爲天才俊邁者  
非謂對律蓋以古調長篇強韻險題中縱意奔放一掃百紙皆不踐襲  
古人卓然天成也猶能謙下於人凡有一善必褒獎若出己右弱冠時  
作麴秀才傳李史館允甫初登第時效之亦作無腸公子傳公見之而  
甚善每唱詞林間曰近得能文者李允甫眞良史才也又與文安公同



補 閱 集 中 一 四  
在誥院時晉陽公設禪會於普濟廣明西普通三寺及罷會公請二公  
及尹直講于一作三會枋俞作廣明枋時人以俞枋下於公而公見之  
稱歎所至揚言曰今此作吾不及俞君遠矣公爲翰林時孫直院得之  
和公早茶長篇五首公驚歎曰從來未識孫有如此高才也公資正直  
公明觀其讚善詬惡出自天性古人云詞人相輕蓋爲凡庸兒輩言之  
耳

及第金台臣和許彥國虞美人草歌爲贅於文順公時李史館允甫往  
謁公公出示之史館借其卷子來予於史館家見其詩和進七首史館  
傳示公公許可特裁長書遣翰林河千且賚書報云此詩韻強凡作頗  
艱於和觀君之作辭意絕妙雖使李杜作之無以復加也又投長篇褒  
獎大過及予謝進倒屣出迎固留開飲盡出文藁示之曰深愧相知之  
晚也昔全履之能文時人不識我獨知之今見君貌不知有逸才是真



隱德人也後數年公除國子祭酒予爲學諭一日因公事坐廳事日日者宴廋諫議宅走筆賦水精杯詞人皆見和君獨不和何也予驚惶承命卽和成七首奉呈公稱歎不已傳示於誥院曰此詩非今世人作也其寵勸後進如此

文順公與俞尹及諸同年席上和任副樞景謙寢屏六詠列子御風云從來道境尙遺身何必乘虛始自神若向風頭尋禦寇滿空飛鳥亦真人陶潛漉巾云漉則爲簞戴則巾箇中分別任他人不妨頭上餘痕在己是平生着酒身子猷訪戴云訪人情味雪溪中若便相看一笑空莫道興闌迴棹去造門直返意無窮潘閔騎驢云問仙若也愛三華一望嵯峨己足多倒跨蹇驢眞好事將身欲入畫中誇李學士仁老剡溪乘興云山陰雪月色交寒興盡孤舟欲棹還何必揚眉資目擊茫然千界一毫端四明狂客云萬里吳天一棹歸荷花零落暮秋時鏡湖風月元



無主何必君前乞一枝山陰陳迹云此身念念異前身俯仰人間迹已  
陳賴有銀鈎留繭紙山陰風月古今新西塞風雨云秋深笠澤紫鱗肥  
雲盡西山片月輝十幅蒲帆千頃玉紅塵應不倒蓑衣文順公新意入  
妙李學士主語清婉李學士月季花云萬斛丹砂問葛洪何年深窖小  
園中芳根得染雲霞色故作仙葩不老紅文烈公云嘉期難近陶潛菊  
芳信猶賒陸凱梅不待殷翁誇善幻非時紅豔自能開文安公云曾隨  
姚魏媚和風一例看爲幻色空他日雪中開最好知渠不是霎時紅文  
順公云臘梅秋菊交侵寒輕薄春紅已莫干爲有此花專四序一時偏  
豔不堪看貞肅公云東君去後覓無因始覺公家是主人不爾豈能私  
造化一盆培養四時春李學士詩云丹砂又言雲霞此所謂論中之論  
也如用他人韻賦之押洪字甚善文烈公詩如言七八月開花文安公  
詩雖只言春及冬其意已盡文順公具言而辭趣深勁貞肅公亦言四



時尚有新意

文烈公和慧素師猫兒云螻蟻道存虎狼仁不須遣妄始求真吾師慧  
眼無分別物物皆呈清淨身文順公蟾云瘿石石形可憎爬齧行亦澁群  
虫且莫輕解向月中入眉叟蟻云身動牛應鬪穴深山恐頽功名珠幾  
曲富貴夢初回文順公形容甚工李學士句句皆用事文烈公奇意浮  
屠言理最深大抵體物之作用事不如言理言理不如形容然其工拙  
在乎構意造辭耳

李學士逍遙園云接輿當日諭肩吾綽約身人在藐姑惟有神居汾水

側杳然親見雪肌膚文順公獨樂園云一泉寒水呼隣沒

園中井縱  
隣里汲

滿楊清

風共客分惟有名園靜中樂不曾容易使人聞金翰林清聚軒云下嶺  
飛泉尙有情穿林落沼響泠泠若觀一性無分別尋丈波瀾即四溟李  
學士奇辭妙意專用南華篇文順公出自新趣金翰林使浮屠語古人



云蘇子瞻雖言辭浩瀚有餘意近於浮屠非謂風騷之作若文烈公貓  
兒詩是答慧素師金翰林清軒詩是題僧舍宜以浮屠言之也其他作  
不應淺異

文烈公菊花云一夜秋風萬樹雪菊花纔發兩三叢樊素無情逐春去  
朝雲獨自伴蘇公文順公云青帝司花剪刻多何如白帝又司花金風  
日日吹蕭瑟把底陽和放豔葩金翰林云芳敷恨不及春風露冷霜凄  
慘玉容歲晚芳心誰獨識殘叢尙有愛花蜂李學士重九後云莫將殘  
豔怨居諸一掬秋香久尙餘人意不隨時自變龍陽何苦泣前魚古今  
多以美女比花文烈公用美人事意雖精當事則荔狗眉叟用龍陽事  
此詩家意外之諭最警又賦鸚鵡云語言愈巧身愈困須信韓非死說  
難皆類此金詩有風人自寓之意讀之悽然有感文順公不用事不取  
比直穿天心而已



李學士梅花云青帝含情玉作花素衣眞箇在施家幾教醉尉昏昏眼  
錯認林中縞袂斜皇祖和金樞密玉梅云姑射冰膚雪作衣香唇曉露  
吸珠璣應嫌俗藥春紅染欲向瑤臺駕鶴飛文順公梨花云初疑枝上  
雪黏華爲有清香認是花飛來易見穿青樹落去難知混白沙金翰林  
李花云淒風冷雨濕枯根一樹狂花獨放春無奈異香來聚窟漢宮重  
見李夫人李學士眉叟李花云曾將玉鹿駕雲車入處瓊宮十八餘樹  
下初生因作姓從茲仙李便扶踈梅花二首用事雖異皆取色言李花  
兩首用事有深淺優劣自分眉叟但言李不言花雖用事深何工文順  
公率不好用事蓋尙新意耳

宋夏英公微時謁文淑公公曰子文章有臺閣氣異日必顯果如其言  
文順公爲完山幕叅軍時承按廉符爲邊山斫木使作絕句云權在擁  
軍榮可託官呼斫木辱堪知邊山自古眞天府好揀長材作棟榱又云



曉寒虛閣生清籟夕霽長天卷駭雲門外幾人皆墮指愧余猶擁綺羅  
薰和友人云努力事文字休嫌秩未高須知三足鼎鑄自一錐毫公之  
宰相之氣於此三詩早已形矣

予偶得金翰林詩第一卷觀之卷首編宮詞八詠皆古人已陳之意且  
復辭語淺局初心竊薄之漸披至兩三幅見醉時歌及河陽山莊用劇  
韻叙舊等長篇服其辭意清曠後復見八九卷清辭浩汗酌而不窮誠  
富贍之才華也不然何以陳補闕憶翰林云吟詩臥窮巷爽氣透屋浮  
上天結爲露散作人間秋翰林途中即事云一徑青苔澁馬蹄蟬聲斷  
續路高低窮村婦女猶多士笑整荆釵照柳溪漁翁云天翁尙不貫漁  
翁故遣江湖少順風人世險巇君莫笑自家猶在急流中晨興云竟日  
長吟蜀道難橫眠始得一身閒却嫌枕上多情蝶千里崎嶇訪故山東  
郊值雨云黃塵漠漠漲晴旻舉扇西風厭污人多謝晚雲能作雨半途



滿泄滿衣塵贈彌勒寺住老云林端窈眇路透遲境僻寧教俗士知惟  
有雪衣松上鶴見公初到結廬時秋晚月夜云日落頑風起樹端飛霜  
貿貿葉聲乾開軒不用迎清月瘦骨秋來怯夜寒興海道上云桑間婦  
女趁微行撥穀飛來繞樹鳴只爲田家趨事報何人寫出管絃聲辭意  
清熟頗帶風騷類多長篇巨韻或鮮有宮禁富貴之作故但錄此山野  
絕句而已觀其集疑有他山石來介於群玉岡是由編撫者無似耳

金壯元莘鼎頌文順公游魚曰團團紅鱗沒復浮人言得意好優游細  
思片隙無閒暇漁父方歸鷺又謀聞鶯曰公子王孫擁綺羅要憑嬌唱  
助歡多東君亦學人間樂開了千花遣爾歌問予曰孰勝予曰鶯詩淺  
近魚詩雄深且有比興之趣此爲絕勝壯元曰不然今古鶯詠皆不及  
此意惟公新鑿夫意雖雄深已陳則常也雖淺近新鑿則可警予未能  
答今復思之金之言然



鄭舍人知常新雪云昨夜紛紛瑞雪新曉來鷓鴣賀中宸

新雪朝賀

輕風不動

陰雲卷白玉花開萬樹春此詩和豔富貴非東坡所謂村學中雪詩也

金翰林雪云轟嶺崑岑繞郭來橫空萬疊玉成堆水仙向曉游何處江

上銀屏灑透開李眉叟雪云暮風吹雪弄纖纖夜久渾疑月滿簷須信

書生清透骨玉壺空掛水晶簾金詩諭曰李詩諭清諭清之詩尤爽

李眉叟僧院茶磨云風輪不管蟻行遲月斧初揮玉屑飛法戲從來真

自在晴天雷吼雪霏霏拾栗云霜餘脫實赤爛班曉拾林間露未乾喚

起兒童開宿火燒殘玉殼迸金丸一字一句巧琢清玩有人頌命妓名

玉盤珠改爲掌中珠云一箇明珠在玉盤銀河秋露滴團團千回萬轉

元無定豈若移來掌上看此詩疑眉叟語也然於銀臺集中未詳則殆

貞肅公所作也和賀新榜第三人云韓信旌旗背碧江燕城趙壁一時

降論功縱在蕭張下國士從來罕有雙此詩非徒琢磨其措意用事尤



妙白芍藥云無賴千花夢已空一叢香雪獨春風太真初罷溫泉浴白  
玉肌膚不點紅文順公醉西施云嚴粧兩臉醉潮勻共道西施舊日身  
笑破吳家猶未足却來還欲惱何人李眉叟盆竹云水灑盆中玉鏡寒  
白沙培養青琅玕渭濱湘岸俱千里爭及軒窓取次看文順公和朴承  
家盆竹云欲試君賢豈一端悍恨又耐石盆寒箇中尚有湘江意直作  
攙天玉槩看學士詩警於眼相國詩警於心然水盆白沙宜養菖蒲非  
養竹學士但取韻語清婉而妄其意文安公和朴承家宴崔相國賦瑞  
祥花云新祥喜見滿枝春果向今朝得好賓花瑞一家賢瑞國誰收花  
愛摠移人此詩亦警於心

金翰林睡起云鵲尾沉烟一椀青松風涼拂紙窓鳴隔林野鳥呼殘夢  
驚破江南萬里行林耆之云頽然臥榻便妄形午枕風來睡自醒夢裏  
此身無處着乾坤都是一長亭文順公春眠云睡鄉便與醉鄉隣兩地



歸來只一身九十日春都是夢夢中還作夢中人金詩意惟是即事林  
李兩詩意專睡起李詩尤可警林先生椿贈李眉叟書云僕與吾子雖  
未讀東坡往往句法已畧相似矣豈非得於中者闇與之合今觀眉叟  
詩或七字五字從東坡集來觀文順公詩無四五字奪東坡語其豪邁  
之氣富贍之體直與東坡認合世以椿之文得古人體觀其文皆攘取  
古人語或至連數十字綴之以爲已辭此非得其體奪其語

予嘗謁文安公有一僧持東坡集質疑於公讀至碧潭如見試白塔若  
相招一聯公吟詠再三曰古今詩集中罕見有如此新意近得李學士  
春卿詩稿見之警絕新意頗多其長篇中氣至末句而愈壯如千里驥  
足方展走通衢未半途而勒止也

李眉叟明妃長篇略云早年若貯黃金屋一笑聲中漢業空不教尤物  
留帝側延壽錯畫真是忠文順公云若將一女使和隣何恨胡沙委玉



人狼子貪婪終莫厭可憐虛辱後宮嬪前詩弄天機後詩言人情文順公蟬云不敢傍古柳恐驚枝上蟬莫教移別樹好德一聲全眉叟詩飲風真自噓吸露亦至潔何事趁秋晨哀哀聲不絕眉叟詩言蟬甚詳文順公言簡意新

丁秘監而安遂於文章墨竹最妙嘗於侯家有一畫簇衆史皆曹其圖本監見之是劉賓客詩也誦其詩以校其畫歷歷無毫差因曰士大夫揮掃例以詩爲本若沓其圖則畫工也鄭舍人知常醉題云桃花紅雨鳥喃々繞屋青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此詩可作畫圖看也陳補闕游五臺山云畫裏當年見五臺掃雲蒼翠有高低今來萬壑爭流處却喜穿雲路不迷此古人所謂對境相畫也

詩僧元湛謂予曰今之士大夫作詩遠託異域人物地名以爲本朝事實可笑如文順公南游曰秋霜染盡吳中樹暮雨昏來楚外山雖造語



清遠吳楚非我地也未若前輩松京早發云初行馬坂人烟動及過馳路野意生非特辭新趣勝言辭甚的予答曰凡詩人用事不必泥其本但寓意而已况復天下一家翰墨同文胡彼此之有間僧服之

陳補闕萍評詩以文順公杜門云初如蕩蕩懷春女漸作寥寥結夏僧如牙齒間置蜜漸而有味李由之和耆老相國詩云睡倚乍容青玉案醉扶聊遣絳紗裙如咀冰嚼雪令人心地爽然無累置蜜之辭未若咀冰之語僕於此評未服彼咀冰之語雖新進輩月鍊日琢則萬有一得置蜜之辭深得杜門之意非老手固不可導陳與由之及當時鳴詩輩共和耆老相國詩裙韻最强至於復用皆有難色而由之導此聯陳即驚動故有此語陳補闕讀李春卿詩云啾々多言費楮毫三尺喙長只自勞謫仙逸氣萬象外一言足倒千詩豪及第吳芮公曰逸氣一言可得聞乎陳曰蘇子瞻品畫云摩詰得之於象外筆所未到氣已吞詩畫



一也杜子美詩雖五字中尙有氣吞象外李春卿走筆長篇亦象外得之是謂逸氣謂一言者欲其重也夫世之嗜常惑凡者不可與言詩况筆所未到之氣也

棄菴居士安淳之以曠世大手於文章慎推李眉叟嘗以書及詩求作汲古堂記再三猶不應李固迫之乃不得已作記以駁李所著汲古堂詩之意非之金翰林克己與安同邑又同時安之文集中未嘗一與金有唱和之作惟於吳先生世才一見歎服不已見陳玉堂萍詩曰君才已過筠溪小進之可至東坡見文順公文藁作小序略云發言成章頃刻百篇天縱神授清新俊逸人以公爲李太白盖實錄然以僕言之其醉吟之際狂海蕩然錦腸爛然即已相類至於律格嚴整對偶真切於忽忽不暇中尤見工夫似過之矣又作讀雅詩叙云詩三百篇非必出於聖賢之口而仲尼皆錄爲萬世之經者豈非以美刺之言發其性情



之眞而感動之功入人髓骨之深耶然則雖藹藹賤隸苟其言中道則聖人之所不敢捨况大賢君子之所作文義俱勝華實相副者獨不入於雅頌之列乎予近得樂天集閱之縱橫和裕而無鍛鍊之迹似近而遠既華而實詩之六義備矣棄菴之言然白詩於風雅欠欠之義淺深異耳其關於教化一也杜牧自負文章俊逸譏樂天之詩尤雜淺陋當時貍德若視日者皆從而作謗譁然同辭故至于今詩人雖不及知古人所謂白俗之意者猶曰長慶雜說何足看也笑哉凡新學詩欲壯其氣力雖不讀可矣若縉紳先覺閒居覽樂天忘憂非白詩莫可古人以白公爲人才者蓋其辭和易言風俗叙物理甚的於人情也今觀文順公詩雖氣韻逸越侔於太白其於明道德陳諷諭畧與白公契合可謂天才人才備矣

李史館允甫嘗與人評曰吾曩與李翰林春卿等詩友三四人同作詩



李先曰送來一雨雲還折開了千花天始閒一座閣筆終不吐一辭後  
與李同在禁林時康廟大行誥院翰署皆作挽詞李曰未信賓天終不  
返却疑游月倘還來院署諸老拱筆歎服時陳翰林準亦云九原一旦  
成千古四海三年過八音不及李遠矣又言九原非

李眉叟次韻崔平章和昌黎春雪詩云六出欣新瑞三章憶舊謠細憐  
投隙騁光惜入池消皎皎欺潘鬢輕輕鬪楚腰玲瓏排夜色點綴放春  
條賦興歸梁苑詩情起灞橋敗鱗浮浩渺飛羽拂扶搖落絮先迷夏行  
雲已失朝爭輝嫌月照弄片厭風颺遇凸高堆玉緣平淨展綃滿庭奇  
貨積殘計訝還饒外王父金禮卿云陽春還有雪欲作郢中謠細落乾  
相積遲回濕欲消石掀盪虎頂城縹玉龍腰柳失黃金線梅添白玉條  
韓車拖縞帶羅杖變銀橋惡漉窓深閉疑沾袖數搖寒威猶當臘曙色  
已先朝風急俄驚打烟籠未省飄題詩難下筆寫景欲煩綃好入心懷



潔休粘鬢邊鏡皇甫同文抗云冷噤鶯兒舌光凝鳳子腰郢歌聞一曲

張詠琢三條粉葉飄梅嶺銀濤卷玉橋欠逸瓦覆溝平壠窓明夜自朝

霓裳凌日舞柳絮逐風飄預道豐年瑞毫端舌已饒梁侍制南一云翠

鬢埋嶽頂縞帶束廊腰滿眼銀千界渾林玉萬條成漸應及午寄賞不

終朝冷助吟肩聳輕隨舞袖飄八詩欠欠絮上畫色迷綃四野如枰白

還疑黑路饒前兩詩句句皆佳後二詩惟十二聯清苦

己未仲夏晉康公第千葉榴花盛開公邀致李翰林仁老金翰林克己

李留院湛之咸司直淳李先達奎報請賦之席上占韻禽字最强李翰

林云錦幄朝遮日金鈴曉起禽李先達云燕欠晴引蝶散火夜驚禽次

曰輕投憐巧蝶惡踏禁聞禽次曰藥繁難結子枝弱不勝禽次曰襲香

風檻客弄影午庭禽次曰碧桃空伴鶴青李謾來禽以錦幄聯爲第一

笙簧於都下或曰此聯雖富貴婉豔其立對相似使事相近未免詩家



一病後於南山里第北園小峯上別開一閣以白茅爲幃幪命之曰茅亭又請李仁老李奎報及金君綏李公老金良鏡李允甫作記皆當時名儒以李公奎報所述爲最遂勒板于亭上

貞肅公嘗言昔朴侍制椿齡嘗見人佳作即感泣我亦如之予聞其言嘗慕朴君不知其爲文何如也切欲見之今得一詩果深於詩者也題寶城公館思金太守儒云下惠官卑尙不辭牛刀焉用割鷄爲甘棠正是思人樹峴岵依然墮淚碑父老能談遺愛化兒童爭誦舊留詩嘗聞跡壽顏回天天理茫茫不可知八嶺山絕頂上有危樓權學士適爲嶺觀察題此樓云日月東西三面水乾坤上下一拳樓後人獨作乾坤之上下不知其句有味杜子美登樓詩云二儀清濁還高下上下亦高下當作乾坤還上下讀之則其句妙矣日月東西亦然

中原靈鵲寺倚峭壁俯蒼流結構古遠立屋縱二間橫折一間架空爲



樓自下望之若懸其三稜高啄去天一握有一使臣姓崔亡名題云千  
仞巖頭千古寺前臨江水後依山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間  
是寺形容曲盡於此未知他後續題者更道得何語

每歲春秋轉大藏經消及與消災道場皆命誥院詞臣作四韻音讚詩  
李公仁老初登誥院以爲音讚詩乃讚佛德也大抵賦道場莊嚴觀覽  
景致或歸美君主叙事說情皆非也及製呈云靈山當日鵲巢肩濯濯  
還如出水蓮此雖句語有力鵲巢肩是苦行時事非讚萬德莊嚴也金  
貞肅公仁鏡云千古金仙事杳茫海東今日更張皇扶蘇蒼翠眞靈鷲  
宣慶莊嚴是普光此用古事即今事可警蔡拾遺寶文云性空月滿乾  
坤曉覺樹花開世界春此眞讚佛也亦可云讚法然非出新意夫音讚  
之法若不能專讚佛寶通讚三寶亦得如陳補闕云兩手蕉心經卷卷  
半肩山色衲層層此讚僧寶也文順公云琅函霧濕龍擎到紺席風生



象踏行此通讚法寶僧寶也金貞肅公云穿花玉漏曹溪滴映日珠簾  
帝綱重此即禁中事讚法寶也趙直講文跋云改穿花爲風傳則尤佳  
崔平章奭在綸院時云鍾吼遠醒三界夢殿嚴高壓五天空雖將大地  
研爲墨難盡吾皇志願洪此詩當文廟創立興王寺三層大殿特開慶  
讚道場故雖敘事可也文順公云形勝新開白玉京江山王氣擁明堂  
更憑佛力金城固寧畏胡雛鐵騎強李學士云諄々出出如鳴社戰戰  
兢兢若履水文順當遷新都日攘狄兵李學士當廩災後招梗宜叙事  
如此陳補闕云禪朝案上香堆燼講夜簷頭月減稜雖語格清爽賦景  
致非也第一聯言設席頌聯景聯皆讚三寶落句言福利此音讚詩之  
範也雖洪儒巨筆猶局其前範未免換骨而文順公天變消災云虜吻  
流涎已足徵乾文見謫又何懲天心似水雖難測佛力如山信可憑禳  
狄兵云殘冠 張菜色軍吾皇專倚玉毫尊若教梵唱如龍吼寧有胡



兒不鹿奔其語豪放不局故拘凡滯俗者或議其偃蹇趙直講大藏道  
場云金章進勸宸躬拜繡衲趨迎御步巡言君主舉動非也周官司

掌相以詔揖讓之節註贊禮曰相以揖讓之節告王

後漢謁者僕射贊拜又唱贊百官拜若今之唱至魏始置通事舍人

今諸道場親幸拜禮樞密詣左相之俗稱爲勸拜趙用俗語

權學士適題珍富驛云古驛名珍富名珍富意何雪堆山玉滿柳拂路  
金多溪鯉跳紅錦村烟散碧羅眼前雙戶長銀縷鬢毛華學士曰我特  
戲作也類於俳談李學士眉叟謝與天堂頭惠柴云平生不解趨炎計  
珍重吾師惠也愚此語老儒閒中善戲耳雖唐宋人有此體然後進不  
可効之

李學士眉叟春日江行云碧岫巉巉攢筆似蒼江杳々漲松烟暗雲陣  
陣成奇字萬里青天一幅淺此詩造意雖大拘於類喻言不得肆如文  
順公若熱云金烏自吐炎呀喘反難翥自此日行遲留作煎人火安得



空扇搖簌遍天下近於類喻而言肆意大崔學士孝著和北朝滌暑亭  
詩云青回山腹長江帶翠插雲頭遠山眉如此類喻新進學詩者之體  
也文順公浦口村云湖清巧印當心月浦濶貪吞入口潮言吞言口雖  
近於類喻非新進輩所得導凡作詩莫善於借字爲喻然老手用之則  
語熟而意巧新學用之則語生而意踈如梁侍制和獨樂園詩云霧縠  
山釀雨風概谷量烟意巧而語不大生閻東客曰詩率意立成者如李  
太白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婉豔精巧略無留思苦苦求者如潘公古  
鏡云篆經千古澁影瀉一堂寒此精思極慮最爲辛苦以此觀之今世  
之爲警句者殆未免辛苦之病也然庸才欲率意立成則其語俚雜俚  
雜之捷不如善琢之爲遲也善琢苟至於極慮恐見崔融借髓而死文  
順公北山雜題云山人不出山古徑蒼苔沒應恐紅塵人欺我綠苔正未月  
此詩置李白集中未知孰是陳補闕聞人頌文禪師詩一句云剪蕉窓



減雨栽竹砌添秋以爲警句陳笑曰此乃兒曹語老儒不道也予嘗題  
山寺落句云碧砌落花深一寸東風吹去又吹來此等句格乃老儒語  
也金翰林云北軒睡足花陰轉梁燕將雛去又來雖不及陳詩其語華  
緊相近

毅王遜于南荒有李琪者善畫寫真不題稱謂安於東都草堂朝夕禮  
事垂菴居士偶觀之乃作讚曰以爲帝王之像幅巾鶴氅如呂翁以爲  
隱逸之姿豐準龍顏如沛公却推之於丹墀玉座之上命不再通欲引  
之於長松恠石之間氣尙不窮初疑孔衰鳳或恐李猶龍不然此必自  
天降靈數會河清民登春臺享我太平龍亢悔作一夢方驚遂復返於  
香冥者乎嘗自寫醉睡先生真書其後曰有道不行不如醉有口不言  
不如睡先生醉睡杏花陰世上無人知此意

夫頌者褒美功德讚亦其流也賦者原於詩派於詞精微析理曰論明



據開難曰策披文相質曰碑序事清潤銘表以達其誠疏以宣其志册以紀功誅以美終箴是補闕檄是傳諭其文各有體讚之文要其俊逸而不拘一格惟棄菴得之居士亦工於書畫每掃竹作詩書其後嘗過李僕射世長宅有脩竹數叢新梢出檻公出一屏命畫即寫數梢頭而已題云樓下篁林百尺脩樓高只見數梢頭要看拔地千竿玉須踏層梯下此樓李文院由之以詩讚之曰此君真態畫難工膠粉纔施氣已空居士手痕清似月幻移踈影上屏風安豪李清皆播在人口

金盖仁居寧縣人也畜一狗甚憐嘗一日出行狗亦隨之盖仁醉臥道周而睡野燒將及狗乃濡身于傍川來往環繞以潤着草茅令絕火道氣盡乃斃盖仁既醒見狗迹悲感作歌寫哀起墳以葬植杖而誌之杖成樹因名其地爲葵樹樂譜中有犬墳曲是也後有人作詩云人耻呼爲畜公然負大恩主危臣不死安足犬同論晉陽公命門客作傳記行



於世意欲使世之受恩者知有以報也

十二徒冠童每夏會山林肄業及秋而罷多寓龍興歸法兩寺一夕秋空月朗爽氣襲人咸司直淳李先達湛之玉先達和遇率童冠六七八人會歸法石橋開小飲用前人韻賦詩李曰夏炎風掃去秋意月含來咸玉皆愕然自屈聞者笑曰此林椿先生句也不知醉李潛竊耶暗合耶

何毒玉不知而自屈也

李使酒不檢玉介收物故時號醉李毒玉

白壯元得珠爲完山書記按廉使方赴闕留一絕白卽和云星使朝天後柳營空自春無情青草怨况乃有情人按廉下床執手而謝及罷仕投閒晉康公聞其才召致命書一團扇白手蹟端麗用筆電速得扇立書云江山非魏寶只倚信陵君爲禮夷門老能提十萬軍公顧左右曰直筆走筆也

李學士眉叟使大金次韻漁陽懷古云槿花低映碧山峰卯酒初酹白



玉容舞罷霓裳歡未足一朝雷雨送猪龍後李司成百全爲書狀官入  
大金抵此和之云一上鵝毛寺後峯祿山曾此鍊軍容只因欲奪雞頭  
肉豈是爭爲月化龍又宴會驪山玉藥峯芙蓉那似酒酣容不知今有  
明馳使千里慇懃寄瑞龍眉叟用事必以辭語清新然槿花事語新而  
意不切其次韻峰龍兩字甚佳陳玉堂華李蓬山允甫同夜直禁林時  
有前入大金書狀官某言廣寧府道傍有十三山往來客子題詠頗多  
皆淺近未能破的請兩君賦之陳即援筆云巫山十二但聞名驛路偷  
閒午枕涼剩骨一峯雲雨惱傍人應笑夢魂長李云六七山抽碧玉簪  
蔥籠佳氣射朝鱗臨使客往來程從今嵩嶽佳名減只數奇峯二十三又少年蠟  
屐好登山踏盡衡巫岱華間五老八公遊未遍不知藏在此中慳陳詩以意李詩以言  
兩首之言不如一首之意

崔郎官仁全爲國子博士時和同姓從弟見贈詩云先後龍頭三柱國



聯翩麟閣四功臣一門盛事傾千古更有何人繼後塵蓋言文憲公以  
龍頭配饗靖廟爲功臣其子文和公亦以龍頭配饗文廟其孫中書令  
思諷配享肅廟玄孫平章事允儀配饗毅廟仍孫平章事洪胤亦是龍  
頭上客其餘非龍頭而位宰相者十餘人仁全亦文憲公之孫也

李史館允甫夜直與陳玉堂萍賦遊月宮篇月駕長風轉虛碧鬪出琉  
璃作飛轍廣寒宮殿千里圓玉女乘鸞下庭列天高仙樂咽笙簫風動  
霓裳響環玦白兔搗藥經幾秋藥成不被姮娥竊調和沆瀣供仙眞嚼  
下天喉若冰雪仙居天上得長生嚶向人間除酷烈妙手脩宮八萬條  
玉斧森羅守扃鏑逍遙各飽青冥遊厭飫天瓢白玉屑羨他公遠緣銀  
橋捫叅陟過北斗舌星河下拍牛郎肩踏掬瓊華親手掇清都可望不  
可攀夜夜轉頭心斷絕館閣諸君以陳詩清壯爲優李詩語雖清寒瓊  
屑爲劣陳詩逸



雲之不知何許上人也將歸江南乞詩於李由之歷謁館翰求和甚勤  
蓬瀛諸君各和一篇以贈之李史館允甫次韻云一片浮雲安所宅入  
壑無心忽復出朝從太華度軒丘暮向會稽歸羽窟隨風萬里蕩無垠  
不作滂沱還沒滅雲師雲性亦雲身厭却京華將適越我雖未識江南  
游江南勝致遙能說筠抽碧玉留春色橘厭黃金涉冬月請師少壯恣  
尋游老大祗堪安一室手持傑句來示余爲拂塵毫麈一一毫端有口  
會也無佛即是心心即佛李學士眉叟見之以李詩爲最云

有一曹溪長老來問曰李陽補闕詩格孰與文禪師曰相上下曰李補  
闕詩云曉鐘聲出洞門寒文禪師磬聲清度月明峰李平章磬聲清斷  
石門寒孰優曰皆得清寒一隨然補闕尙與平章同日而評曰謂其詩  
淺易耶曰庸言拙句不足言淺易長老曰補闕集已行於世其有文章  
優於補闕而家集未行者有誰曰中古以上名賢不可勝數今世吳先



生兄弟安處士陳補闕命金二李許多輩比於補闕霄壤懸絕時無知  
已摺拾遺稿皆散亡長老猶未釋然

李侍制淳牧直玉堂與翰林諸君會芸閣及酒酣諸君請走筆得鱗字  
即書于素屏風云鳳池波影碧鱗鱗松麓千年第幾春玉筆不巡二十  
載隔花烟月屬何人一座未曉其義及酒醒李亦不知所導之意後六  
年遷都花山此詩乃驗豈神物假手使然耶惟三十載之義未識當俟  
後日

李郎官湛之上文相國詩云月下賢桃豔風前聖杏新惟餘冰谷李惟  
悴未逢春貞肅公小名有松字及第金台臣小名是竹及公入相台臣  
獻詩云聞道山中十八公年來已受大夫封此君知己惟君在爲報慙  
勸薦祖龍近有及第柳葆上朴舍人暄云紫薇花下仙毫露化出人間  
萬樹紅惟有東門一條柳年年虛度好春風古今以姓名字喻物爲詩



頗多是雖已陳之體始見之如有新構意台臣言祖龍非所宜列

陳補闕初直玉堂時孫翰林得之李史館允甫李同文白順前翰林尹

于一六官才俊皆在席上占韻令賦扇陳即抽筆書之曰欲風屏楓扇

自冰火雲天暑退蠅難近秋回鴈莫先小荷翻掌上團月墮襟前雅稱

麾軍將曾隨畫水仙紈新如剪雪柄古尙含烟安石仁風遠羲之醉墨

顛畫昏餘彩女恩薄怨涼蟬把翫臨寒簟揚州百萬錢一座以陳詩不

佳乃相約各自賦口吟相切磨品第孫翰林云攜持寧暫歇出入每相

先豎障歌脣外橫拋醉膝前汗青輪假月沫碧貌真仙一座皆戲曰攜

持一聯常而熟汗青抹碧別而生李同文云品因飛燕重畫自季龍先

繡幕搖翻浪琅庖鼓颺烟擺冷醒炎鼠揚清飮潔蟬尹云月圓今似古

詩對後連前飄拂身無垢淒涼意欲仙畫宜留願絕書不要張顛座曰

擺冷揚清之句辭意清新尹之三句圓熟有力李秘書云碧月談筵上



清風孝枕前丹竈催龍火青樓用麝烟盤蠅隨影散野馬觸風顛畫好  
安蘆鴨詞宜謝柳蟬韓留云蝶舞橫霞外魚跳細浪前池還清暑殿人  
即廣寒仙蛾暮遮蘭焰風朝護蕙烟座曰李詩蘆鴨豈宜同於小扇三  
句皆用虫鳥惟碧月一聯句法清勝韓蝶魚賦月傾扇失實清暑一聯  
直舉人地言事踈遠李東觀云風生細史地月動演綸天制作羲軒下  
炎涼象帝先信踈松栢後功小枇糠前輕却攜長拂涼於戲半仙剪蕉  
疑鳳雨揮羽掃狼烟破熱肌如濯揚冷手似顛簣腰搖帶鳳拂首側冠  
蟬願借真清力驅除俗臭錢座曰前三聯尤妙以此詩爲第一尹曰此  
詩之意先深後淺是爲倒格時文順公爲翰林最後至走筆云我欲洗  
煩熱潛投井裏天提來雙手後搖入六官先已近高厨下堪陳漢仗前  
月圓奔底妾風弱馭無仙飛白書縈霧空青畫點烟驅蚊雷已靜撲蝶  
雪將顛發發供頭鶴輕輕弄髻蟬蓬瀛爭賦詠誰最號青錢一座歎服



無復間言文順公曰李東觀風生制作信踈三聯直老杜詩也吾詩不及遠矣史館曰君井扇之喻尤妙引高厨漢仗言禁中扇又妙吾詩安敢抗

李學士眉叟曰吾杜門讀黃蘇兩集然後語迥然韻鏘然得作詩三昧文順公曰吾襲古人語創出新意時人聞此言以爲兩公所入不同非也其壺奧雖異所入皆一門何也學者讀經史百家非得意傳道而止將以習其語效其體重於心熟於工及賦詠之際心與口相應發言成章故動無生澁之辭其不襲古人而出自新警者惟構意設文耳兩公所云不同者殆此而已詩文以氣爲主氣發於性意憑於氣言出於情情即意也而新奇之意立語尤難輒爲生澁惟文順公遍閱經史百家薰芳染彩故其辭自然富豔雖新意至微難狀處曲盡其言而皆精熟嘗賦明皇念奴云帝意方專眷玉環尙知嬌豔念奴顏若均寵幸分人



補 閱 集 中 一 十  
謗老羯何名敢作難雖使古人幸出此新意其立語殆不能至此工也  
夫才勝其情則雖無佳意語猶圓熟情勝其才則辭語鄙靡而不知有  
佳意情與才兼得而後其詩有可觀文安公曰吳世才先生才識絕倫  
嘗得類篇覽之曰爲學莫此爲急乃手寫畢頌凡作者當先審字本凡  
與經史百家所用叅會商酌應筆即使辭輒精強能發難得巧語辭若  
不精強雖有逸情豪氣無所發揚而終爲拙澁之詩文也李史館允甫  
學識精博詩文皆有根蒂嘗笑後學使字屬辭曰洗盡塲屋習氣然後  
文章可教也今之後輩下於彼時遠矣例不事讀書務速進取習科業  
易曉文幸得第猶未能勉益學業惟以抽青媿白立一對二琢生劉冷  
以爲工耳故見前人詩文雅正簡古則以爲朴質難曉雄深寄險則以  
爲詰屈難知宏贍和裕則以爲踈闊未工都不審思見今人詩文有集  
古今已陳之語之意更爲構結其辭至於生弱鄙俚則皆以爲清婉或



以爲警苦殊不知見詩文有假蹇不入我情者謂是爲己所未到處反復詳閱至得其味而後已也噫詩文大變至於俚俚一變至於俳不知其卒何若也近世尙東坡蓋愛其氣韻豪邁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幾效得其體也今之後進讀東坡集非欲倣效以得其風骨但欲證據以爲用事之具竊不足善也况敢學杜甫得其波耶文安公嘗言凡爲國朝制作引用古事於文則六經三史詩則文選李杜韓柳此外諸家文集不宜據引爲用又曰至妙之辭久而得味鄙近之作一見即悅學者看書當熟讀之深思之期至於得意文順公曰曩余初見歐陽公集愛其富贍再見得佳處至于三拱手歎服又見梅聖俞集心竊輕之未識古今所以號詩翁者及今見之外若爾弱中含骨鯁眞詩中之精雋也知梅詩然後可謂知詩者也又曰古人評詩之意老而漸詳味無不得於我心者惟謝公池塘生春草未識佳處公之所云猶若是識者爲誰



歟今有臆論者曰此句出語天然發生春意初茸新綠之想依然五字之間也或曰春光漲暖物象菁華和裕之辭自然流出是所取者也此意豈公不識處耶必有賽不得之意與氣存乎其間不然言之過矣李眉叟少年時所作送春詩孤石碧蘿亭記無不膾炙人口以此名爲獨步及爲翰林以後見從前所作甚鄙之人有言者輒慙恥皆焚之不編於家集中文順公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作隨歲而進去年所作今年視之可笑年年類此凡公少年時走筆立書略不構思其語或有近於詩體者則人皆傳寫以頌之至於老貴閒吟徐詠覃思造語之作學者罕能悅其味然則知詩之難難復難矣予自少年入侍春坊至於今日無一歲無官責不暇事讀書徒以膚淺之學冒昧承之官至學士秉筆汗顏何足知文章之勝劣妄爲筆舌哉但以及見老成人得聞餘論故但記以所聞傳示後進云



時鐘

補閒集卷之中終







補閒集卷之下

守太尉崔 滋撰

有一好事者集聲律七字聯評之第其上下屬余曰彼雖雄深竒妙古雅宏遠之句必反覆詳閱久而後得味故學者不悅如工部詩之類也今所集若干聯皆一見即悅之語可以資補閒君其錄於後編觀其所評皆不法古人新以臆論之尙有可取列之于左新警如文順公萬日寺樓云渡了幾人舟自泛噪殘孤虎鳥猶鳴含蓄如芮學士樂全閒居云萬里行裝春已暮百年計活夜何長婉麗如文順公夏日即事云密葉翳花春後在薄雲漏日雨中明清峭如皇祖北山寺云隨檻松聲清刮夜倚空山骨冷磨秋俊壯如金翰林克己云天馬足驕千里近海鰲頭壯五山輕富貴如趙祭酒伯璣云鶯花別院笙歌咽車駕高門劔佩鳴清彩如文順公甘露寺云霜花照日添秋露海氣干雲散夕霏飄逸



陳補闕江上云風吹釣叟帆邊雨山染沙鷗影外秋清遠如皇祖北山  
聖居寺云別洞白雲欹枕送到山明月卷簾迎奇巧如文順公興聖寺  
云走藤遇曲難成杖臥木因高偶作梯志寓如李司成百全東山溪亭  
云地側逆流雖湊北時平污水曾朝東優遊如文順公乞退後云周行  
世界閒僧坐遍閱夫郎老妓休感懷如文順公病中云病憶故人空有  
淚老思明主苦爲情豪易如李眉叟云林間出沒幾多屋天外有無何  
處山清駛如文順公北山寺云閒雲頃刻成千狀流水尋常作一聲多  
情寒月圓還缺少格山花落又開幽博如金翰林澱雨癡池蛙閣閣相  
風枯樹鵲查文順公興聖寺云厭雪寒鷹爭穴燥避風幽鳥擇枝低明  
媚如金翰林云雨送紫茸歸野蕨風催青子上江梅文順公云雨晴草  
色連空綠風暖梅花度嶺香此二聯一骨而雨送之聯其氣飄然爽豁  
如鄭舍人嶺南寺樓云一溪明月憑欄夜萬里清風卷箔天文順公北



山寺云半壁夕陽飛鳥影滿山秋月冷猿聲龍潭寺云萬柳影中南北路一溪聲裏兩三家皆一骨也萬里清風之語尤佳華豔如外王父上

李諫議純祐云誥筆暖霑紅藥露朝衣輕飄紫薇風又上奇相國云滿衣花影朝溫室一徑松陰退冷齋李眉叟云風細佩聲傳紫禁日高花影上紅墻又云日照花博迎醉步月和蓮燭上回廊外王父云花院雨晴紅露濕筠階日午碧霜乾此五聯皆一骨也滿衣花影之語句格尤勝俊壯如皇祖上文烈公西征云一聲鼓角青山裂萬里旌旗白日蒙掃盡河山還聖主洗回風月付詩翁三鰲山峻忠誠壯五鳳樓高國手雄文順公占韻賦晉康公第蟠松云乾坤摠人吹噓內草木猶榮願眇前嵒承制宗蕃登高望長安云十川蛇繞平章洞三峴龍蟠學士家

世稱松京

五宅皆學士家在三峴中

此五聯皆一骨也上文烈公三聯最爲清雄壯麗如劉司成冲

基初入新都云海爲門作琉璃闕山白花開錦繡都

壬辰移居海上花山

金翰林鼎莘



新都夜直云一江風月金門遠萬國烟花玉輦春皆一骨而劉尤瞻壯

毅廟幸西都時白學士光臣管記黃州上歌謠云洞仙溪水千年色巴山

嶺松風萬壑聲晉陽公孫女配東宮生男後公宴宗室諸王陳八洞樂

觀之舊京諸坊號十二洞各有里樂及遷都皆廢晉公更為八洞因其樂東山洞進歌謠云東山曲是重輝四中岳聲為

萬歲三見子山為中岳其洞亦進樂花山洞云一門簪履三韓會八洞笙歌萬壽聲此三聯

一格也

凡用古事不同或名號或言行大抵用事之聯罕有新意惟假借為用

如有新意外然失實眉叟云老去陶潛方止酒慵多杜叟不梳頭此用古

人名又云附熱肯追冰氏子絕交偏恨孔方兄此假用名又云要作洞

中泰學士何須墓上漢征西用古人官皇祖云冰廳掛鏡容寒士霜署

提綱激暖卿假用官名文順公云墮車醉者只全酒把甕丈人寧有機

用古人語皇祖云薄官一生誰得鹿故人千里子知魚備用古人語得鹿之語



非指薄宦知魚之說  
不關故人此皆借用

世味淺深曾染指人生得失已忌蹄

與上知魚  
借用語同

染指借用古人事

忌蹄借用古人語詩家貴借用然用之不工則意反而語生尹直講于

一趙直講文跋同在國學考藝詞闡趙作詩云欲雨欲晴天半笑無風

無月夜全聾尹吟味良久曰此古人所謂借字甚工也

皇祖九月二十五日夜月云已將涼扇藏秋篋漸見新鈎掛曉簾體物

精妙文順公和李需詠白云笏光朝未退窓色醉方醒亦為奇警康曰

用御試占韻賦雪云聲逐漁簑歸渭浦跡隨僧杖入天台此押強韻甚

工予入北朝見故燕地村家壁上題春前有雨花開早秋後無霜葉落

遲傍書云端的此殆謂叙事屬對端的也鄭與齡和文懿公章詩云春

芽緣日河豚上秋葉黃時塞鴈來此賦物端的也叙事不及賦物世傳

文懿公見與齡此句曰吾詩不敢與此同板遂削之此言之者過耳觀

鄭詩雖端的是新進刻燭賦物號為急作者之體也昔為童冠賦夏課



會占韻急作土卵云種時鳩始乳收日鴈初賓亦其體櫻桃云摘來夏  
寶珠千顆想得春花雪一枝此亦一骨而異體有二生賦紋床下恐壓  
顛擎柱錯中嫌陷落絡繩多一曰青彩影裏承恩少畫角聲中得意多  
壓頭之聯意巧語領青彩之語非新進急作乃老儒語也李侍郎需被  
人請走筆賦鞞子云裸皮尚有將軍質着漆猶存國士風恐管不留中  
漸窄惡塵多滯下微通恐管之聯與壓頭之聯語格同其使恐惡二字  
尤生具踈然爲時俗所尚裸皮着漆皆常談也若改爲裸革漆身此聯  
有可觀詩評曰氣尙生語欲熟初學之 氣生然後壯氣逸壯氣逸然  
後老氣豪文順公少年時走筆皆氣生之句膾炙人口如次韻文長老  
見贈云睡美工夫深巷雨夜寒消息一瓶冰又數篇詩句閒中迫一局  
棋聲靜裏喧又一洞烟霞僧富貴兩峯松月鶴生涯其寺對兩峯又朝暮鳥聲  
門外樹古今人影路傍潭又階竹困陰孫未長庭梅飽雨子初肥又顏



逢美酒雙紅易眼爲佳人一白難又滿林白雲猿跳破半壁斜陽鳥喚  
殘又竹根壁地龍腰曲蕉葉翻階鳳尾長又蟾腹硯寒書易凍貌蹄爐  
暖坐慵遷又觀棋遺迹衣生皺省酒奇功語減喧半壁斜陽語格清爽  
省酒奇功氣生語熟古今人影辭雖已陳屬意則新聞中迫聯辭淺而  
意不淺無衣子爲太學生時野行云臂筐桑女盛春色頂笠簔翁戴雨  
聲陳補闕云觸石樹腰成磊砢入地泉脚失潺湲臂筐之句氣與語生  
爲時儒所尙觸石聯氣雖生語猶熟雖詩老亦驚

凡詩紀美自叙皆要其得實或用同姓名故事是爲精博趙文正公和  
崔琴兩相國唱和詩云貴系題鷹後仙源駕鯉孫用同姓事谷同鶯放  
手年別桂分恩此紀美得實崔琴皆忠肅公門下壯元故也崔相復和  
云庭蘭同舊臭門筍接新孫自叙得實弄翰淺星詠臨戎愛日恩用同  
姓並得實也誥院孫得之和進云失多名負得兒少姓慙孫此用同姓



名之事爲自叙也

河直講千旦訪予曰康日用賦鷺鷥云飛割碧山腰苦吟未得對後眉  
叟對云占巢喬木頂載之破閒凡續補是好事如未得佳句則已何眉  
叟自揚己短如彼平君其削去予對曰破閒所載鄭舍人至都門而返  
黃彬彬慟哭下樓似乎過矣然先覺之言不敢擅非況以占巢喬對飛  
割碧熟矣何削河怒其拒突出便去時座有兩三客吟味良久曰請各  
對之曰立拳青草面或起穿青壠首或睡畏紅蓼頸或立窺清沼面或  
叫穿明月脇爭自爲勝予戲曰康李兩老豈不能道爾輩此等句耶客  
呵呵而罷

趙承宣伯琪文正公之子弱冠擢第不數年腰犀爲襯衣使過清風縣  
其監務井宗原膝行膜拜而進曰我是嚴君同榜不幸陸沉年將七十  
始得此任趙驚起避席再拜作詩贈之曰青衫門外白頭翁曾共先人



折桂叢同榜盡爲卿相貴可隣七十在清風時趙年二十餘詩語尤老  
崔相國係淳爲省郎時措大皇甫瓘往謁相國以畫松詩卷子示之皇  
甫即次韻聯寫曰蒼髯一叟老雲峰水墨傳其號是松無限量孫今滿  
洞大夫餘蔭有誰蒙相國驚曰此郎必占龍頭後果作成均試副元未  
幾又作金榜第一人

己酉仲春因事到古京皆丘墟有孤桐生大觀殿古址已拱矣及日暮  
子規啼西麓不忍潛然曉起見壁間有二絕問重脩都監胥吏是誰作  
也答云是副使安璠所書其一曰萬家煨燼一無遺殿上生桐自底時  
我老萬分觀再造薰風琴用汝當支二曰不意皇都有子規終宵啼月  
使人悲潛思往事汎瀾泣曉傍孤桐詠黍離此詩雖非警策即事備詳  
可哀

予掌書上洛後爲遨頭復之任闕所居廳事後欄臨小池名之曰不勞



亭種花竹其前及瓜代第四年丁未春帶玉出鎮東南路巡歷上洛自  
牧守至于鄉校諸儒呈歌詩引啓駢填街路有四大老年七八十餘自  
號尙原四老呈短引並絕句詩四首一曰前爲藍袖後朱蟠政最如公  
古未聞草綠園門虎生子至今傳作美談云其二曰不勞亭畔百花開  
曾是爲州手自栽去後春光猶寂寞無情亦喜相君來予覽之曰虎負  
子渡河去古人美之今來生子非善政也但取空獄耳

古今警絕句不多如草堂江上云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閒云卷簾  
惟白水隱凡亦青山陳補闕云杜子美詩雖五字氣吞象外殆謂此等  
句也然白水之聯用惟亦二字爲妙欲味其妙當閒中咀嚼崔壯元基  
靜四時詞云侵雪還萱草占霜有麥花白拈草堂語吳先生世才自敘  
云丘壑孤忠赤才名兩鬢華暗竊草堂格皇祖入金閨奉使江南留題  
曰雲霄茅下纔連如原隰蓬間忽斷根詩人以爲如杜子美日月籠中



鳥乾坤水上萍其琢句精工相似此等句格琢爲五字則絕妙七言則未工眉叟破閒云古今琢句之法惟杜少陵得之如日月籠中句吟詠果如淡蔗陳補闕云三年旅枕庭闌月萬里征衣草樹風未若草堂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語峭意深李史館允甫平生嗜杜詩時時吟賞于戈送老儒一句曰此語天然迥緊凡才固不得導宋翰林昌問工部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辭易意滑儻可及導史館笑曰其語意豁遠固非汝曹所識如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此工部尋常語體古今幾人學杜體而莫能彷彿惟雪堂欹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其語格清緊則同遣意閒雅過之蓋有欹枕閉門之語耳史館嘗與李翰林文順公宿安和寺留詩翰林曰癡興餘老木今古獨寒流史館曰改獨爲尙則草堂詩也歸正壁題云晨鍾雲外濕午梵日邊乾此奪工部晨鍾雲外勝地石堂烟句也於是鍾言濕可警於梵言乾踈矣但



對偶觸切耳石堂烟句是氣吞之類也補閒只載本朝詩然言詩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故編末畧及之凡詩琢鍊如工部妙則妙矣彼手生者欲琢彌苦而拙澁愈甚虛雕肝腎而已豈若各隨才局吐出天然無礪錯之痕今之事鍛鍊者皆師貞肅公李眉叟曰章句之法不外是如使古人見之安知不謂生拙也

文以豪邁壯逸爲氣勁峻清駛爲骨正直精詳爲意富瞻宏肆爲辭簡古倔強爲體若局生澁瑣弱蕪淺是病若詩則新奇絕妙逸越含蓄險恠俊邁豪壯富貴雄深古雅上也精雋逾緊爽豁清峭飄逸勁直宏瞻和裕炳煥激切平淡高邈優閒夷曠清婉巧麗次之生拙野踈蹇澁寒枯淺俗蕪雜衰弱滯靡病也夫評詩者先以氣骨意格次以辭語聲律一般意格中其韻語或有勝劣一聯而兼得者蓋寡故所評之辭亦雜而不同詩格曰句老而字不俗理深而意不雜才縱而氣不怒言簡而



事不晦方入於風騷此言可師

書命之作始於畢命罔命秦改命為制改令為詔漢因之周官六辭三  
曰誥春秋作而誥絕元狩六年初作誥告示大臣曰教秦制也記功曰  
策凡封立用之或有哀册其文辭必簡而典實魏晉齊梁間代王言者  
其文尚浮縟唐興元稹芟繁辭侔古訓齋瀚以古謨誥為準的常袞長  
於除書楊炎善於德音皆得制誥體本朝詞誥古有典則及睿王代一  
變華靡今又三變皆繁辭虛美甚者至俳優戲讚文懿公撰睿代內外  
制唐制內翰林外中書  
本朝內省郎外誥院若干章目為本朝制誥規式

漢制帝書有四曰册曰制曰詔曰誡唐制王言有七册書制書勅書今之  
批答

四詔諸詔  
皆勅書勅牒等是凡拜公相命將曰制皆用白麻貞觀中或用黃麻宣告

百僚謂之宣麻元和初雙日起草隻日百僚立班於  
宣政殿下舍人奉制矩步而宣之本朝一年除拜雖多合宣一麻故其

制書首章皆總論通行末章以於戲或以噫字標其首惟中諸章紀諸



公功德故各異每章簾律與首尾二章相協分編作諸公告身各一通是爲大官誥唐誥初用紙或用絹貞觀後用綾教書亦通行各附其編

首宗室雖大誥不宣告廷會故不預宣麻舊制樞密僕射八座

魏隋唐皆以六尚書左右僕射

爲八座今以六尚書左右散騎爲八座

上將並小官誥近樞密使始預宣麻僧官誥視卿相大小各

有差文懿公所撰中書門下總省吏兵曹及行員姓名草押規式與今文不同中書所藏宋及遼金三國誥式亦各異宜從板本今文

元正冬至入關及聖上節日兩界兵馬諸牧都護府上賀表下中書第其高下以勝之舊時尙州牧上八關表云白葉飛來於漢殿塊乏雙鳧聞韶率舞於舜庭願同百獸當時以爲警策或者言雙鳧縣令事也用之牧守頗謬遷都後辛丑年八關表云衣冠雜還新都猶勝於舊都簫管鏘洋今樂不殊於古樂冬至表云在木德盛更延松麓之帝基及草仁深已暢花山之王氣一時勝出二表皆居第一又元正表云璣衡改



度慶凝洛水之新都玉帛趨朝禮盛塗山之舊會又皇風布和東國農  
桑之春早聖日燭遠北蒙兵革之雪消節日表云錦江繞郭爲帝王萬  
世之都繡嶺開宮復歌吹千秋之節勝出二表皆居第一

崔宣肅公宗峻天性清介自弱冠從仕無一犯憲位侍中爲冢宰十五  
年門庭水淨年方乞退上賜凡杖不朝輔政如故尙牧賀冬至狀云富  
貴瀟灑恬淡剛明門庭不雜塵埃奴隸猶爲冰玉清威不怒人皆望而  
畏之華儀多態天然無所飾也終始一節弼諧五朝自從從仕以來無  
有有司所劾四世平章之相繼莫高今日之蟬冠十年冢宰之罕聞况  
賜平生之鳩杖云云公特命狀答云廉正無私忠貞自許紫袍繼藍袍  
之遺愛其守曾爲書  
記任此州鈴閣尋黃閣之前蹤用貞肅公  
事出上所聞政理聲竝重文章價不  
遺親舊枉示寒暄上洛芳梅隨使來綠野堂老中書紅藥無主待紫薇  
舍人宜收製錦之功直躡演綸之地凡宰相答賀狀例以短簡文不過



補 閱 集 一  
一兩行今此答至悉異常他州牧莫不聳聽榮之

金政堂敞以金榜第三人爲晉陽門下上客日以薦賢助國爲務無幾何拜相位連年掌試同年進士韓惟善登第於門下是年冬至尙牧賀狀云白布登名於成均榜同榜奈今門生青衫爲客於晉陽公與公並時相國今諸州牧賀表狀類多摸奪舊本此尙牧表狀無一二章畫胡蘆皆即事但辭不圓熟耳

古四六龜鑑非韓柳則宋三賢不及此者以文烈公爲模範可矣文順公以逸氣豪才驅文辭必弘長至於賤表必約辭短章不愆簾律比者蒙古帝詔責我國條條意曲爲表不可以一二章叙答故間或散其辭而簾律尙存其後爲蒙古表者例散其辭以至讓謝官職者漸效之尤爲不法凡賤表限四六簾對者欲謙檢而不越也以辭約義盡爲優隋唐以前肆言無簾律自唐以降有對儷有簾律爲對儷荒長尙非禮况



散其辭而無簾律是不恭也余少時嘗頌貞肅公塲屋賦願一效嘖及登第後慕林宗庇鄭知常之爲四六竊欲畫虎焉迺今反視從前所作皆生澁荒虛反類狗也恨不當時畫鵠於三賢及文烈公雖未得寫真庶可彷彿於鶩也

丁未春國家因胡寇備禦以三品官爲鎮撫使分遣三方時金壯元之岱以刑部侍郎爲東南路按廉使兼副行及正朝狀賀鎮撫使云雞人報曉爭糊楚戶之雞鳳曆頒春催浴荀池之鳳恭惟懷伯王之畧通天地曰儒文憲文和之一門積善必有慶司業司成之六朔超資曾無難朝未收選席之權衡暮即授戎門之節鉞制外威名二年魚鳥渾相識安邊功業萬國笙歌醉太平隔兩日除書到以鎮撫使爲右僕射金又脩狀致賀云新詔濕鷗之子千里而來前書浴鳳之言三日乃驗恭惟才名蓋世德行絕倫黃閣四朝父宰相子宰相紅牋七世祖文章孫文



章早躡清班歷遷要地談經璧水諸老先生無間言揮翰玉堂自古詞  
人難到處政聲猶在於上洛簿板尙傳於西垣不離兩制之榮便陟九  
卿之列提衡選士春開桃李之門仗鉞臨戎夏闢芙蓉之幕天子已忘  
於南顧國人爭羨於中興果得腥羶彌滿於邇遐三方盡擾談笑指揮  
而鎮定一境獨完我勞也既獨賢宜賞之以不次累遷芹泮冰啣月改  
而轉清尋入栢臺霜憲風生而更烈一年累遷祭酒  
可成知臺後射願重位當先推德况異人  
不必徇資故除光祿大夫仍帶翰林學士豈惟賀聖朝之善用抑亦欣  
吾道之大行此狀雖有推美過實處其敘事精詳惟萬國笙歌之對浮  
誕可笑

世以四六詩文爲別或云某工詩某工四六而不可兼得是未入文章  
之室者各從門戶窺一斑之說耳大手之下無施不可豈別有工拙哉  
况四六非出於文蓋魏晉間著述爲文上欠長欲其覽之易也章分句



斷駢四儷六以爲賤表啓狀此亦文之爲偶對者後因變爲簾角音律之賦行於場屋欲試其代言奏章之才也如對王言雖散辭無對亦可今人以四六別作一家鈔摘古人語多至七八字或十餘字幸得其對自以爲工了無自綴之語况敢有新意耶眉叟以林宗庇崑崙岡上之對載於破閒吾不取焉及第柳和流南島寄京洛諸友云風生震澤雨入松江帆初飽漸肥之水雪擁藍關雲橫秦嶺馬不前何在之家乘筆小兒樂其體效之由是辭蔓而不精實意逆而不真切以至入翰林詞疏於佛天者例以繁言蕪辭非特辭語繁蕪或臆論佛神報應國家災祥戎狄指趣以敘事弘長爲己之才是欺佛妄人也古人詞疏必以言約者豈其才不足爲弘長蓋去浮虛取惻怛表宣事由而已作者慎之嘗讀文烈公集見大覺國師碑師以王子求出家如宋問道得賢首達摩天台慈恩南山等五宗法文至泗上禮僧伽塔天竺寺禮觀音像皆



放光明北遼天祐帝聞其名送大藏經諸宗疏鈔五千九百餘卷燕京  
法師雲譚高昌國閣梨尸囉縛底亦皆以策書法服爲問遼人來聘者  
皆請見吾使人遼則必問使安否日本日求師碑誌其爲異國所尊如  
此師餘力外學經史百子皆尋其根柢率爾落筆文辭平淡而有味今  
得數詩詳味之文烈公平淡之言信哉到飛來方丈禮普德聖師云

滎方等教傳授自吾師兩聖橫經日

元曉義相受  
坦槃經於師

高僧獨步時隨緣任南北在

道勿迎隨可惜飛房後東明古國危

師本高句麗盤龍寺沙門飛房至百濟弘大山  
後神人見於高句麗馬嶺曰汝國敗無日

題錦石庵

云老苔斑似錦瑞石列如屏時有高僧倚長眠養性靈題龍巖院云踏  
盡殘花上翠微徘徊瞻景欲忘歸他年若也酬前志高臥烟霞與世違  
無等智國師戒膺講道外游及於文章睿王召八大內苦請留師作詩  
云聖勅嚴明辭未得巖猿松鶴別江東多年幸免魚吞餌一旦翻爲鳥  
在籠無限旅愁江東月有時歸夢洞中風不知君恩何日報瓶錫重



回對碧峯即往太白山卜居將終焉上復使徵之屢詔不受

大鑑國師坦然筆蹟精妙詩格高淡所過多題詠三角山文殊寺詩曰  
一室何寥廓萬緣俱寂寞路穿石罅通泉透雲根落皓月掛簷檻涼風  
動林壑誰從彼上人借坐學真樂作四威儀頌寄宋朝介謚禪師師見  
而奇之即以衣鉢遙傳之安信居士住毘琴山白雲庵師嘗訪之題詩  
于板後有人竊此詩板欲去已到山下玄風官吏逆知之收在官府不  
知其真蹟今在否

龜山曇秀禪師與郭輿處士金洪兩學士富轍洪瓘等爲文會之交時  
睿王幸西都郭金洪皆扈駕惟曇秀不得詣行在有詩寄云青天二學  
士白日一仙翁並筆巡游下連裾扈行中大同楊柳雨長樂牧丹風應  
製多佳句聯篇寄驛筒

僧無己自號大昏子隱居智異山餘三十年不釋一衲冬夏入山不出卷



肚皮在帶索中春秋鼓肚遊山日食三四斗一坐必浹句起行朗吟山  
偈四面七十餘庵一庵每宿輒留一偈無住庵詩曰此境本無住何人  
起此堂惟餘無己者去住兩無妨語若踈易寄意高深殆寒枯之類歟  
國初有亡名士隱居智異山操行高潔不涉人間事上聞之請迎謝曰  
外臣無所知王命不可容易受即閉戶不出排戶入視之壁上惟書一  
句曰一片絲綸來入洞始知名字落人間跡之從北牖而遁真隱者也  
鄭叅政國儉知南原日嘗行眷屬邑過原川洞洞左右壁上有松林寺  
僧正思大書一絕曰古佛巖前水哀鳴復鳴咽應恨到人間永與雲山  
別翌日與老儒梁積中連鎌尋訪結爲山水友每論人物必以正思爲

詩僧中龍

檜巖寺有圓鏡國師手蹟在南樓東西壁及客室西偏小樓間僧云大  
定甲午歲西都判時大金使至國朝患西北路梗從春州路導送一行



舉入寺禮像設訖聚觀書一人曰貴人筆也一人曰此山人書蔬笋之

氣頗存時有僧統宗呂在其傍以實告二人皆喜其言中乃題詩曰王

子膏梁氣半存山僧蔬笋尚餘痕顛張醉素無全骨却恨當年詩作髡

毅王近聲色好游豫文忠肅公克謙時爲正言上䟽切諫之不從庚寅

秋武臣搆亂乘輿南遷癸巳冬定山縣維鳩驛新修公館畢請工施壁

彩工當時妙姓朴亡名今其驛吏具言事實寢宇西壁間畫一白衣着笠乘馬者緣山

路信轡徐驅物色凄然其僮僕相携持轉行人見之皆不知是何圖後

松廣社無衣子壬午秋受請領道侶千餘人將赴西原抵宿此驛見之

咨嗟良久曰此是諫臣去國圖乃題詩曰壁上何人畫此圖諫臣去國

事幾乎山僧一見尙惆悵何況當塗士大夫噫畫工之感前事畫此圖

禪師之識舊畫留此詩與古風雅君子無異也後有二過客次韻書壁

曰曲突言前不早圖焦頭後悔可追乎何人畫此諫臣去滿座清風激



懶夫次曰白衣黃帶諫臣圖是屈原乎微子乎未正君非空去國不須  
毫底費工夫

惠文禪師天壽寺詩云路長門外人南北松老巖邊月古今天龍寺云  
地泮花新意冰消水舊聲繩鞋云中青藍畝錯邊白雪城環松巖月句  
盜鄭舍人石頭松老一片月此宿盜也人莫能擒

開泰寺僧統守眞學博識精奉勅勘大藏經正錯如素所親譯河直講  
千旦作詩竝以芥子一帋見寄師即次韻答之曰芥子吾宗所極論須  
彌巨海摠能吞惠來經榻知何意即事談玄報佛恩眞老宿道談今爲  
五教都僧統

知識冲歲初以南省亞元籍金閨即脫身往松廣社脩眞晉陽公爲知  
奏事時因中使往江南者以書遺茶香及楞嚴經使將還請書欲報公  
師曰予以絕俗何脩書往復爲使強迫之且以詩贈師師次韻云瘦鶴



靜翹松頂月閑雲輕逐嶺頭風箇中面目同千里何更新翻語一通卒  
不以書答此真謝世道人雅尙不似今之以山林爲名教捷徑者

脩禪社卓然師宰相之子筆法絕倫甲辰春自京師還江南道過雞龍  
山下一村見有鵲棲于樹體皓臆丹尾黔居民長福云此鵲來巢已七  
年矣其雛每歲爲土裊所食呼訴不已哀感所鍾一年頭始白二年頭  
盡白三年體渾白及今年幸免其厄尾漸還黑然師異之語同社天英  
師師曰噫此所謂禽頭人也迺作詩曰怨氣積頭成雪嶺血痕沾臆化  
丹田渠如不惱他家子四海霜毛一日立英師爲晉陽公所繫住斷俗  
爵禪師時年三十餘

權學士適入中朝擢甲科天子嘉之直除華貫使楊球書官誥粧以玉  
軸金鈴賜之明年表請還帝許之將行相者曰君才高命簿年不過四  
十位不逾四品宜頌大乘經以資算祿學士心然之約三日了誦法華



帝呼前令誦無一字錯謬帝乃嘉歎賜觀音像一幀法華書塔一幀學士有二男一女女即吾祖母也觀音像吾祖家傳之長子權公敦禮傳官誥次子爲浮屠而傳法華塔即沒此塔流傳方外人無知在予守上洛時新脩米麴社請萬德山道侶設會一日昏時忽有老儒持法華塔到門通謁云吾是權學士內孫與使君連戚自吾傳此塔秘之久矣聞君創蓮社故來獻之時道侶適至鈴齋萬德社主天因在其中聞之驚愕歎未曾有乃作詩讚云如來昔在靈鷲山蓮華妙法三周宣是時寶塔從地湧古佛讚歎何殷虔何人幻入筆三昧寫出塔相尤精研金書六萬九千字字字蠕蠕如蟻旋鵝溪一幅高千丈想見高出須彌巔問渠何處得此本流落南州今幾年答言學士學西宋三日專精誦七篇玉皇案前試聽誦一瀉流水聲冷然意將多寶同證聽寵賜此塔嘉其賢一從學士上仙去置在僧舍無人傳嗟哉使君偶自致此事荒恠誰



能詮樹下探環認羊子甕中覓畫知永禪那知今人是昔人宿願未滿  
猶在纏放於此法彌篤信願創蓮社功垂圓天龍亦發歡喜心靈貺仍  
將舊物還由來外物非我有自有真宰專其權得之何樂失何感過眼  
變化如風烟若看此塔別有屬地轉天回曾不遷師年十七擢進士科  
旋入賢關其年冬考藝爲第一生即謝世投萬德社剃髮道行日進爲  
一家之法

尹直講于一曰僧家詩格有三語涉經論偈頌體謂之豆湯痕好作生

酸語謂之捨水滴

僧家飯訖洗鉢水名捨水

立語寒枯謂蔬笋氣西伯寺僧統時義李史

館允甫之舍弟也兄許其能詩嘗住歸正寺寺莊有陶工安戎太守求  
瓦罇缸師以詩寄之曰之二物身是瓦父於土母於火生與麴生善器  
使無不可堅貞不似鴟夷滑飽則坐飢則臥空洞醜腹容聖賢平生可  
與陶寫宜當錦筵奉豪士何抵死隨我山僧一瓢計已足用無處何汝



借況今酒禁日來急無物充汝餓設茶湯欲供汝兮恐汝未慣喉吻不  
得過汝於天地間惟口腹耳珍重乎不我捨似聞戎城太守來萬戶流  
涎飲新化果作芳恩慰民渴公餘樂賓飲玉罍噫汝幸生天下無事時  
往與賢太守飲無何醉太平樂長暇此詩雖使尹公見之必無三格之  
譏

陳補闕因王事行過雉岳西松杉蔭密水石幽奇心愛之入洞中有草  
屋兩三隱映林間一老僧帶兒子坐溪石陳下馬與語氣韻不凡遂偶  
見一紙扇畫蟠松陳取其扇書其背云老僧長伴蒼髯叟何更移真入  
扇團僧即和云春風不到峨眉嶺撲地蚊龍翠作團陳驚愕歎服又贈  
十韻語意俱清絕不知何許人

三重空空性不檢好詩酒居不離京師雖晚歲喜與少年輩游醅酌吟  
哦嘲花弄草以自放也嘗過布川留詩讚石彌勒云金色巍巍丈六身



青山獨立經幾春我來稽首何無語曩劫同脩是故人後瘦壯元碩以  
中道按廉過此見之代彌勒書云腰上僧形下俗身長安桃李眼迷春  
莫言曩怯同脩善吾黨曾無破戒人空空聞之作解嘲詩上相國崔公

云昔過布川縣閒留一首詩多談彌勒在戲答使人疑公絕倒

俗以饒語者爲多談

華巖月首座餘事欠欠亦深於文章有草集傳士林嘗撰海東高僧傳  
時李東觀允甫言有嘿行者不知族氏年可五十或爲髡或爲頭陀不  
念經不禮佛終日宴坐瞑如也有候之者無貴賤不舉目改觀問其名  
不應問從甚處來亦不應故以嘿行者名焉居歸正寺別區時予適在  
龜城道人存純謂予言行者常冬月敷一座具着一衲中無蟣虱坐冰  
堞上寒色不形學道後進抱册往從質疑者無不委細開說方天寒恐  
其凍也候出時遣房子急爇柴頭溫其堞而去行者來觀之無喜愠色  
徐出戶拾石礫填堞口泥其灰塗隙而上宴坐如初自是不復遣溫也



嘗齋時食菜不用漿又不禁午後食值幸則食之或至七八日不食自言凡名山有聖蹟無不遊觀予往見不交一言後乙丑歲冬十月游窟巖寺寺僧曰近嘿行者來陟鷓巖樂之就石窟構一小庵躬負石築階新開磴道自山下至窟置三百餘層無一石動搖者時聞齋鼓下來飯食至十餘日不下因往候焉片石上有七言頌是行者所作其言頗涉神仙事庚午歲以定戎分道乘傳復至龜城問行者今在何所城人云頃往奉州三角山門巖居焉去歲夏日住宿巖寺謂寺曰有鬼自北方來萃此城因下山入城乘城上巡行而出城人皆見之後有鬼火晝伏昏起其色大小不等或入人家或聚園樹或飛空中城人擊鳴器而噪之守夜不眠如是過數日方止時予之妻息下在是城問之果然後有僧益芬來告予近往三角山見行者無小恙好在近旁村民恐行者之去相與脩完所住草屋日夕供護焉將告別行者謂芬曰大都脩行者



不以寒苦易其志今之脩行必欲高樓屹殿庇其徒美食細服供其身  
出入公卿士大夫之門論以造寺息利爲得福多屠割平平烏在其脩  
行者歟勉之無忽也芬佩服焉東觀言如此因撰傳以補僧史之闕遺  
添陽寺僧子林愚騃不可言來游京都還渡臨津中流見一白面沙彌  
寄他船而先渡者心竊喜之比下度其不及不覺前之遠也騰身超之  
投江沒偕去人歸以死報門人設齋追薦過三七日忽一夕子林來至  
門人恠而問之子林云溺至底浮出適有船過船上人拯而活之出訖  
問沙彌所之追至三角山啓聖寺入見喜甚不忍捨去留二十日而來  
人聞之絕倒又月夜蟾出於庭僧徒聚觀之子林後至曰是何虫也給  
曰此土無此虫近有人從宋商家就買欲畜之來放耳雖類蟾非是師  
可買畜而翫子林以銀盃易之從者曰此蟾也何以買爲子林曰母妄  
言沮我即以蒿裏之去鄭待郎子眞聞之作詩曰俗習年來尙巧姦天



教癡絕示人間買蟾投水雖堪笑愛友輕財意可觀

麟州有妓名白蓮者貞肅公嘗奉使過此州睠之別後寄詩云寄語北  
飛雲一片汝應行過大華峰峰頭若見玉井蓮說我相思憔悴容後爲  
兵馬使妓以其詩進呈公復贈一絕云城南城北碧重重疑是巫山十  
二峯白髮未成雲雨夢玉顏那不損春容李眉叟戲龍灣使君慕妓白  
蓮云風暖鶯嬌客路邊千紅萬紫競爭妍使君却厭春光鬧獨向秋塘  
賞白蓮李詩華艷未若金詩清婉

承安三年戊午司天監李寅甫以慶州道祭告使歷祀山川既畢將還  
暮抵浮石寺有僧迎入客宇蕭然無左右忽有女乍見廊廡間監謂爲  
近方州牧送妓未知訝也少選踟躕來庭下拜之屈伸頗不類娼拜訖  
升自階徑就室入焉細視之非烟火食者監雖恠之以其姿色絕代不  
忍拒乃攝衣出戶周覽獨有一古井可恠復坐愕然久之有一沙彌將



主公命來報曰大監甚勞苦幸今戾止請臨丈室敢以茶湯奉之監不  
得已往強以女侍從牢讓再三躡出於戶監與主公接慇懃之歡至昏  
夜乃罷歸俄而向女復來監稍近狎焉女曰大官既悉我無疑也妾所  
居去此不遠竊慕高義以是來爾其應對慧利甚閒遂同衾曲盡綢繆  
之意爲留三日而出止郵亭宿焉向之女冉冉來至監曰已去矣何復  
來爲女曰腹有君之息一矣乞復添一所以至耳仍薦枕如古比曉告  
別雲情雨意甚繾綣然行入興州將宿女復來入監自念若以舊好接  
之恐爲後患遂面之而不省女瞪目良久怫然作色曰甚善後當不復  
見也即出戶回風捲地擊毀廳事間一扉截樹杪而去如以斤斧斫之  
略論曰李監旣知其非人何便與合歡曲盡綢繆人與神物交至有腹  
息胡恠誕之甚韓子曰無形與聲者鬼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  
於物迓於倫而感於物於是鬼有托於形憑於聲以應之皆民之爲也



然則惑鬼者自欺也

邊山有一老宿自言往時聞高敞縣人設燃燈會往觀焉有一少年異於尋常者問諸左右皆曰不知誰之子及罷去踵其後追至山麓少年告曰莫我追我居陋不堪寄宿師曰日暮矣將安適歸曰業已俱來不可辭以僻陋行有老嫗迎出曰咄爾兒子若汝兩兄見之此師其爲食乎師至是知其爲虎窟欲出去嫗曰二子已回來若強去必殆矣因携持而入少年曰吾恐甚請以師置母之後須臾二虎將一兔八來嫗欲其不久滯也曰我與汝等共一兔其可以療飢速遠出更求食來虎作人語而對曰母有食何更求爲卽出去良久復來曰我從山主所乞禱各得食少妹可從來何能忍飢自苦復出去俄有來呼者曰以若之子女婆婆於州里間主命罰之詰朝當往八高敞縣檻穽中就死少年曰主命也不可逃今幸逢師亦命也方我入檻中衆來制我恐不忍生噀



師宜來告衆寧却曰我能獨斃之持短槍而前吾出一言而死師之惠也明且至縣聞檻中有虎師徃如其言却衆持短槍以直前虎曰我向某村某家受生爲男子至年十二三時徃謁師剃髮以度我即接及自穴其胸而斃後十五年師偶出洞門見一童子拜於道左問之曰我乃某村男子也師憶向檻之言而髡爲沙彌頗穎悟可愛忽遁去不知所之後聞日巖寺師脩秘呪以加持力日服人承命赴畿內蘭若師徃省之乃向沙彌也此說甚恠誕世謂識有虎僧之說惟日巖師當之此亦難憑

光化縣北有蓴池探蓴者徃徃見害有一民名今同操鎌躍入至底探焉入一室津然無水概如棟宇明可數沙石見一堆穹豐然撥之有蛤大如拳撥之而出棄於池之濱因復入撥忽聞岸上錚々聲跳身而出雷雨暴作遂怖懼揮鎌而進士梁國元親見其人聞其言傳說衆皆異



之有一措大在座末笑之作絕句贈梁進士云蛟龍窟穴欠蒼海不知亦在尊池非既能探底欲除害何事平地怖畏歸此措大有志操不爲浮恠所欠後不知至何官

西伯寺僧統時義爲學者時與進士朴仁厚及二三子寓奉靈寺夜飲聯句忽牕外唱曰更深將罷壺中客其聲厲一座皆若以手撮毛而上也又有一士人名李植詣拂岬寺道逢一叟狀貌魁梧伴行數里嘯詠相得懽甚比至寺側將捨去入山吟曰松風吹永日蕭々無盡時其下茯苓千古在往來樵子未曾知嘗味其詩意雖清婉不及幽獨君亦出塵語也又法泉僧失其名夜於樓上讀東坡詩忽有人叩門開視之冠者一人被髮者一人如舊相知握手登樓冠者云新月一眉高可見僧沈思良久被髮者曰胡不道故人千里遠難期酬唱良久忽不見師西伯華巖宗匠也語此事甚悉然師本是不迂不神者也



及第柳公器子源五歲解聯句晉陽公召見占爐字即應命曰爐堆鳳  
炭侯家暖公嘉之賜繒帛問所欲曰願除父官即署爲甫州倅後投禪  
源剃髮法命汝髓瘍

動人紅彭原娼妓也頗知文句有一兵馬分道與太守圍棊因宿醒未  
解曰都護博州千杯酒醉未分東西動人紅在傍曰太守分營一局棊  
蒙不知生死嘗從一書生欲學韓文書生曰不作詩不教授遂作八韻  
曰買酒羅裳解招君玉手搖又贈趙舉子云幸逢溱洧會芍藥贈如何  
自叙云娼女與良家其心間幾何可憐栢舟節自誓死靡他自叙之意  
似乎貞烈

宋學士國瞻爲察院時出佐西北戎幕龍城官妓名于咄每爲使客所  
寵燕飲中善唱和共歡樂宋獨不與游狎妓乃作詩呈云廣平鐵腸早  
知堅兒本無心共枕眠但願一宵詩酒席助吟風月結芳緣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叙鬼神近帷薄悉去之毆陽公作歸田錄以筆言  
爲法此古今儒者撰述之常也今此書非敢以文章增廣國華又非撰  
聖朝遺事姑集雕篆之餘以資笑語故於末篇紀數段滌恠事欲使新  
進苦學者游焉息焉有所縱也且有鑑戒存乎數字中覽者詳之

補閒集卷之下終



集中儒賢錄

崔承老 慶州人 清河侯文貞公

聰敏好學明論時政孫齊顏侍中恭順公

姜邯贊 衿川人 侍中開國侯仁憲公

少好學多智畧奇才能見鬼使神喚電呼風靖安國難以致太平

崔冲 海州人 太師侍中文憲公

字浩然號惺齋又曰月圃設九齋倡明性理之學世稱海東夫子

王融 人 內相

趙翼 橫城人 翰林學士

才藝過人六世孫永仁文景公

金策 光州人 平章事文貞公

文辭清雅才識出羣子貞俊平章事

徐熙 利川人 太保內史章威公

平章事弼之子號福川才識雄傑

鄭培傑 草溪人 侍中光儒候弘文公

才藝出羣七歲能通詩書分徒授業世稱熊川徒

鄭子厚 陽井人 平章事 中丞

號馮谷才藝出類多有詩名

柳邦憲 人 內史令平章事

李靈幹 人 叅政

文辭雅俊感悟神物



李子淵 仁川人 平章事章和公

精嚴事理明論時政文宗朝名臣

崔 奭 鐵原人 平章事譽肅公

傳家以清白教子孫以經史

朴寅亮 竹山人 尙書左僕射文烈公

號小華撰古今錄十卷嘗使宋到處題詠由是名聞天下

李靖恭 富平人 平章事文忠公

子璋莊肅公均平簡公

黃 瑩 人 平章事貞敬公

文章清婉分徒授業漢文唐詩於斯爲盛

文 正 長淵人 平章事貞憲公

博學能文武藝廉備分徒教授遂爲儒宗

盧 旦 谷山人 叅知政事匡憲公

博聞多記分徒授業文章德業爲世師範

徐 碩 利川人 侍郎

少好學分徒教誨文章道德足爲儒宗

閔可舉 驪州人 尙書僕射

琴韻清雅絕妙雙鶴來儀

金良鑑 光州人 太尉文安公

嘗使宋畫太廟太學而歸東方文廟始倣中國之制有繼往開來之功

金無滯 人 尙書左僕射

少好學分徒授業世稱西園徒

崔惟善 海州人 侍中尙書令文和公

字樂夫號松灘繼世儒宗學冠九齋



崔惟吉 海州人 尙書令文莊公

疾異端如仇讐

金行瓊 人 翰林學士兵部尙書

詩文華瞻

魏繼廷 長興人 中書令忠烈公

文章名世清白忠直國人想望大用

崔有孚 慶州人 叅知政事

父沆清節直道匡扶社稷

崔尙 慶州人 叅知政事

諫王夜宴曰燈燭亦民膏血用費太多恐虧儉德

李象廷 人 叅知政事

少好學善屬文

金淑昌 人 翰林學士

靖宗朝登第

金正 人 翰林學士

撰太一曆

金良贄 人 翰林學士

清儉正直文學富瞻

吳學麟 高敞人 翰林學士

家世業儒分徒教授文章德行炳耀一世

李顯 仁川人 郎中慶源伯

顯顯顯三弟皆為宰相

李顯 仁川人 侍中貞憲公



李預 仁川人 平章事 子公壽侍中文忠公

李顥 仁川人 太學士文良公 歷事六朝位極家辛孫光緒平章事貞懿公

權適 安東人 翰林學士 長於文辭不欲驚人命撰國學禮儀規式

魏齊萬 長興人 翰林學士

崔思齊 海州人 尙書令上柱國良平公 家傳清儉文行名世

尹瓘 坡平人 侍中文肅公 文武廉全扶國立功官使宋與程子論易見稱

吳延寵 海州人 太尉文襄公 文武備俱與尹侍中累立大功家世清貧忠儉自許

李資立 仁川人 大樂署丞真樂處士 棄官入清平山布衣蔬食以終餘年

郭興 清州人 東山居士真靖公 賜頭山一峯結廬

崔思諒 海州人 左僕射康敬公 均主文衡名重一世子洙少卿

劉義 忠州人 翰林學士 經傳子集無不明察

文裕 南平人 門下省事敬靖公 詩文華麗



崔思諏 海州人 中書令忠景公

博學多聞務存大體子湊平章事

琴儀 奉化人 平章事英烈公

初名克儀累典貢舉多選名士世稱玉筍門生

崔惟清 鐵原人 侍中尙書令文淑公

經史子集無不通解為世名儒八子二女世世顯達

金富脩 慶州人 平章事文簡公

初名富弼文章瞻富侍講經史雄辯折衷

金富軾 慶州人 平章事文烈公

浪樂候文武兼全累立大功有集二十卷

金富儀 慶州人 中書令文懿公

初名富轍三昆季皆以文章名重一世

崔瀹 海州人 翰林學士禮部尙書

柳璈 文化人 芸閣學士文正公

天資明敏器度雄深累典禮園多取名士

洪灌 南陽人 太保內史忠平公

孫縉學士南陽君

鄭文 草溪人 侍中貞簡公

恭儉朴訥莅官謹慎扈駕西京請立箕子祠以遂崔子之志

崔允儀 海州人 平章事英烈公

博學文章論事明白知貢舉時稱得人奉詔撰古今詳定禮五十卷

崔讜 鐵原人 太尉靖安公



崔 詵 鐵原人 太傅文懿公

性廉慈仁不以勢位驕人子孝順景肅公

任 濡 長興人 平章事良淑公

才兼文武出入將相稱問世之人物子伯琪

趙 冲 橫城人 侍中文正公

經史古文奧義洞徹世稱神珠夜照

俞升旦 仁同人 太子侍講文安公

穎業課程每依九齋遺風均主文衡有集五十三卷

李奎報 黃驪人 平章事文順公

文章瞻富操行高潔

劉冲基 忠州人 大司成國子監

李百順 人 司諫

見害於李義咬

韓彥國 人 翰林學士兵馬使

意若涇渭清濁自分

尹于一 人 亞卿

陳 滹 驪陽人 補闕叅知政事 文辭華麗變態百出

金 敞 人 平章事

連年掌試薦賢助國

李中敏 人 樞密院事



洪鈞

開寧人

平章事

再鎮西北人懷其惠稱呼父官子祿適上將軍僖順公

孫抃

富平人

樞密院事

剛毅正直剖決如流

趙脩

人

樞密院事

葛南成

清州人

亞卿

詩文絕妙有名當世

崔璘

鐵原人

叅知政事

文學清靜

崔敏

海州人

尙書左僕射

文子文孫世世稱著

李淳牧

挾川人

寶文閣侍制

少好學善屬文

宋國瞻

人

有功刑部尙書學士夏榮公

宰相氣像顯於章句

金孝印

安東人

兵部尙書學士

子方卿忠烈公

河千旦

安陰人

左諫衛尉卿

長於文辭一世表箋多出其手

金之岱

清道人

平章事英憲公

風婆魁傑力學能文蘊有大志

蔡寶文

仁川人

禮部尙書錦城君

文名重於一世



李仁老 仁川人 翰林學士 字眉叟語皆格勝使事如神琢鍊之功青於藍與當世名賢吳世才等遊

吳世文 高敞人 東閣學士 濮陽公 文辭華美有繼世之風

吳世功 高敞人 巡問使

吳世才 高敞人 翰林學士 玄靖公 天才俊逸日誦經史踈雋儉約不容於世

崔洪胤 海州人 平章事 景文公 四主禮園所選多至卿相世稱玉筍門生晚年鮮相印歸老于第

崔仁全 海州人 國子博士 郎官 少好學能詩能文

鄭知常 人 舍人 詩文清華句格豪逸迷信風術禍及其身

高唐俞 人 翰林學士 詩辭豪壯清靜志節為名臣宰相

李資諒 仁川人 謝恩使 宋朝羣臣不及一資諒之智忠

李永 安城人 侍御史 力學善文

任克忠 長興人 司諫文肅公 有恤民經濟之才位至宰相

李知深 人 翰林學士 氣豪意豁文辭華美回病金針



金瑞廷

江陵人

侍御使

清儉有節行文名著當世

郭東珣

人

按廉使

詩辭清豁世稱三絕

咸淳之

江陵人

大司成

詩語清婉有名當世

金敦時

人

右丞

詩文靜妙感人心曲

許洪材

人

壯元侍御

有恤民經濟之術位極冢宰

許珙

孔巖人

中贊文敬公

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燕居如見大人

任永齡

人

翰林學士

朴仁碩

竹山人

尙書令

詩文富贍子犀兵馬使

崔瑀

慶州人

侍中晉陽公

沈侍中上柱國

金仁鏡

慶州人

平章事貞肅公

善於穎書文武吏才俱贍驚動一世

李公老

丹山人

樞密院右副丞宣

辭語華麗尤長於演誥對偶

金克己

慶州人

翰林學士

志操清曠學問高明到處題咏多載勝覽



金君綏 慶州人 司諫衛尉卿

富軾孫才識過人筆法不凡辭旨和裕

安淳之 唐津人 大司諫棄菴居士

曠世大手文章富瞻渾厚金石間作

李允甫 人 史館

學古精雋一世宗匠

林椿 醴川人 大司成西河處士

好古沉默文章雄俊名著一世仲文之亂闔門遭禍公獨僅免

李湛之 人 郎官

世稱醉李

金盖仁 居寧人 郎官

意豁施仁惠及禽獸

白得珠 人 按廉使

文章華麗用筆如電

崔宗竣 鐵原人 侍中宣肅公

說子天性耿介終始一節門庭清淨輔政五朝

金緣 江陵人 太師文成公

一名仁存少好學老不釋卷一時詔詰多出其手

皇甫瓘 永州人 叅知政事

文行名世

胡宗旦 人 寶文閣侍御

志操清俊詩語雄深

玉和遇 晉州人 先達

耿介忤物



文克謙 南平人 正言大司諫忠肅公

諫諍忠謇終始一節

梁南一 人 侍制郎官

詩文驚絕

尹彥頤 坡平人 司徒待中文康公

嘗使宋與二程門人論易作解晚染禪學自號金剛居士

朴椿齡 人 尙書侍郎

好古沈靜見人佳作想慕感位

丁而安 人 秘書監丞

邃於文章墨竹最妙爲人龜鑑

孫得之 慶州人 翰林學士

花月文章金石間作一世宗匠

金台臣 人 及第

崔保淳 慶州人 郎中相國

累世業儒文行名世

朴浩 人 侍御使

林有文 人 侍中謝恩使

權述 人 翰林學士

印份 喬桐人 翰林學士

學問高明



芮樂全 自溪人 寶文閣學士 才識過人文行名世

金精 人 翰林學士

林宗庇 羅州人 大獲軍 氣豪文雄

鄭惟產 人 叅知政事 典文衡始立糊名取士之法

崔誠 海州人 平章事文簡公 繼世學業有名當時

崔裕 齊安人 進士 詩辭自若十上不弟

金萃鼎 人 壯元及第 文筆精妙

金商祐 人 樞密院副丞宣

林柱一 人 翰林學士禮部尚書

李寅甫 人 司天秘監祭告使

鄭國儉 人 叅知政事 世稱詩中龍

集中儒賢錄 終



補閒集跋

夫天地久遠之器莫大乎文而顧乃補閒集之爲文也即我 先祖文  
清公之所編其大志蓋取麗朝以來命世之儒奎運闡明及華國之文  
金石間作者集以大成此不惟廣布一時爲可學之資亦足以垂統後  
世爲可繼之道也公生於麗中天姿淳訥文學華瞻歷事三朝四十九  
年之間立朝風節照人耳目而上以承 文憲文和兩先生之家風此  
公之所以爲公也平生著述不爲不多而累經恟灰散逸無全其可知  
者惟此集三編而已若歲月愈久則並與其僅存者而掃地蔑如不能  
無杞宋之歎也故寅植用是大懼詢謀門中及士林圖所以傳之之道  
而當年自序中所謂未暇雕板之一言豈不爲千古之遺恨乎此子孫  
之責而蓋其有數文字抑有待於今日然歟雖事鉅力絀不得不付之  
印刷以爲壽傳之計可謂爲先之事而先靈有知亦當默佑於其中何



患乎斯役之難成也。因此畧抄集中諸賢行績付之編末，茲敢拜手謹  
跋鳴乎。公之易簣，迨今七八百年之久而手澤尙新，凡爲雲仍孰不  
觀感於斯。宜夙夜匪懈，思所以無忝深追祖先之志業，講究祖先之文  
章，不墮其垂統之繼，則此亦承家久遠之器也。豈惟補閒一書之傳也  
勗勉哉。

辛未復陽月 日 二十四世孫 寅植 謹跋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印刷  
發行

海州郡高山面石潭里五三一番地

著作兼  
發行者

崔

寅

植

海州郡海州邑南旭町二六七番地

印刷所

修

文

堂

海州郡海州邑南旭町二六七番地

印刷者

吳

玄

卿

海州郡席洞面書院里

發行所

文

憲

書

院

海州郡海州邑東榮町一八八番地

發行者

崔

光

遂

定價金 壹圓六拾錢